

周作人隨筆抄

周作人隨筆抄

周作人隨筆抄 目次

次	目
一	西山小品
一	(1) 一個鄉民的死
五	(2) 賣汽水的人
二	鏡花緣
一六	故鄉的野菜
二〇	北京的茶食
三三	蒼蠅
二八	喫茶
三四	烏篷船

談酒	三
陶庵夢憶序	四
偉大的捕風	五
論八股文	五
草木蟲魚小引	六
兩株樹	七
苧菜梗	七
苦茶隨筆小引	八
知堂說	九
顏氏家訓	九
五秩自壽	一〇
周作人自述	一〇

關於焚書坑儒	一〇三
談文	一〇七
再談文	一一一
文章的放蕩	一二四
關於傅青主	一三三
自己的文章	一三〇
附錄	
西山小品	
(1) 一人の百姓の死	一三九
(2) サイダー賣り	一四四
略注	一五一

周作人隨筆抄

西山小品

(1) 一個鄉民的死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他作大廚房。從這里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



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里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脚踏着一枝棒，使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里把馬所磨的麥的皮和粉分做兩處呢。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看寺裏的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有時候還叫他，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話。

這是舊歷的中元那一天。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沉重了。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舊歷六月底說有點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地方，找中醫去看病。但是沒有效驗，這兩三天倒在牀上，已經起不來了。今天在寺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拼合起來，給他做棺材。這病好像是肺病。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灶裏，吐了許多的痰，滿灶都是蒼蠅。他說了又勸告我，往山上去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所以現在不如暫時不去的好。

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便到大殿前面去散步，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至今也還沒有去過。

這天晚上寺裏有焰口施食。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咒念，方丈的徒弟敲鐘鼓。我也想去一看，但又覺得麻煩，終於中止了，早

早的上牀睡了。半夜裏忽然醒過來，聽見什麼地方有鑿斂的聲音，心裏想道，現在正是送鬼，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以後隨即睡着了。

早飯吃了之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他又附加一句道，「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

怎樣的一個人呢？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

他是個獨身，似乎沒有什麼親戚。由寺裏給他收拾了，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路傍的田裏葬了完事。

在各種的店裏，留下了好些的欠賬。麵店裏便有一元餘，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立刻從賬簿上把這一葉撕下燒了，而且又拿了紙錢來，燒給死人。木匠的頭兒買

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住在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弔他的。我聽了這話，像平常一樣的，說這是迷信，笑着將牠抹殺的勇氣，也沒有了。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作

(2) 賣汽水的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也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够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

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舖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里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為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里的是一个姓秦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猾，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

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豐一，到那里看石碑，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里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猾似的臉上現出

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吃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吃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始，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鶻突，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賬，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里，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

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里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東西吃，半個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然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

「那里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

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獪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八月三十日在西山碧雲寺

這兩篇小品是今年秋天在西山時所作，寄給幾個日本的朋友所辦的雜誌生長的星之羣，登在一卷九號上，現在又譯成中國語，發表一回。雖然是我自己的著作，但是此刻重寫，實在只是譯的氣分，不是作的氣分。中間隔了一段時光，本人的心情已經前後不同，再也不能喚回那時的情調了。所以我一句一句的寫，只是從別一張紙上謄錄過來，並不是從心中湧涌而出，而且選字造句等等翻譯上的困難也一樣的圍困着我。這一層雖然不能當作文章拙劣的辯解，或者却可以當作他的說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附記。

鏡
花
緣

我的祖父是光緒初年的翰林，在二十年前已經故去了，他不曾聽到國語文學這些名稱，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別。他當然仍教子弟做詩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讀書，尤其是獎勵讀小說，以爲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後，再弄別的東西便無所不可了。他所保舉的小說，是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這幾種，這也就是我最初所讀的書。（以前也會念過「四子全書」，不過那只是「念」罷了。）

我幼年時候所最喜歡的是鏡花緣。林之洋的冒險，大家都是賞識的，但是我所愛的是多九公，因爲他能識得一切的奇事和異

物。對於神異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長在我們的血脈裏，所以山海經十洲記博物志之類千餘年前的著作，在現代人的心裏仍有一種新鮮的引力：九頭的鳥，一足的牛，實在是荒唐無稽的話，但又是怎樣的愉快呵。鏡花緣中飄海的一部分，就是這些分子的近代化，我想凡是能够理解希臘史詩阿迭綏亞的趣味的，當能賞識這荒唐的故事。

有人要說，這些荒唐的話卽是誑話。我當然承認。但我要說明，以欺詐的目的而爲不實之陳述者才算是可責，單純的——爲說誑而說的誑話，至少在藝術上面，沒有是非之可言。向來大家都說小孩喜說誑話是作賊的始基，現代的研究才知道並不如此。小孩的誑話大都是空想的表現，可以說是藝術的創造；他說我今天看見一條有角的紅蛇，決不是想因此行詐得到什麼利益，實在

只是創作力的活動，用了平常的材料，組成特異的事物，以自娛樂。敘述自己想象的產物，與敘述現世的實生活是同一的真實，因為經驗並不限於官能的一方面。我們要小孩誠實，但這當推廣到使他並誠實於自己的空想。誑話的壞處在於欺蒙他人；單純的誑話則只是欺蒙自己，他人也可以被其欺蒙——不過被欺蒙到夢幻的美裏去，這當然不能算是什麼壞處了。

*王爾德有一篇對話，名 *The Decay of Lying*（說誑的衰頹），很歎息於藝術的墮落。獄中記譯者的序論裏把 *Lying* 譯作「架空」，彷彿是忌避說誑這一個字，（日本也是如此，）其實有什麼要緊。王爾德那里會有忌諱呢？他說文藝上所重要者是「講美的而實際上又沒有的事」，這就是說誑。但是他雖然這樣說，實行上却還不及他的同鄉丹綏尼：「這世界在歌者看來，是爲了夢想者而

的」，正是極妙的贊語，科倫 (P. Colum) 在丹綏尼的夢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說：——

「他正如這樣的一個人，走到獵人的寓居裏，說道，你們看這月亮很奇怪，我將告訴你，月亮是怎樣做的，又爲什麼而做的。既然告訴他們月亮的事情之後，他又接續著講在樹林那邊的奇異的都市，和在獨角獸的角裏的珍寶。倘若別人責他專講夢想與空想給人聽，他將回答說，我是在養活他們的驚異的精神，驚異在人是神聖的。」

我們在他的著作裏，幾乎不能發見一點社會的思想。但是，却有一個在那里，這便是一種對於減縮人們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對於凡俗的都市，對於商業的實利，對於從物質的組織所發生的文化之嚴厲的敵視。」

夢想是永遠不死的。在戀愛中的青年與在黃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夢想，雖然她們的顏色不同。人之子有時或者要反叛她，但終究還回到她懷中來。我們讀王爾德的童話，賞識他種種好處，但是幸福的王子和漁夫與其魂裏的敘述異景總要算是最美之一了。我對了鏡花緣，因此很愛他這飄洋的記述。我也愛獸子伊凡或麥加爾的夢，然而我或者更幼穉地愛希臘神話。

記得聊齋志異卷頭有一句詩道，「姑妄言之姑聽之」，這是極妙的話。西遊記封神傳以及別的荒唐的話（無聊的模擬除外），在這一點上自有特別的趣味，不過這也是對於所謂受戒者（The Irritated）而言，不是一般的說法，更非所論於那些心思已入了牛角灣的人們。他們非用紀限儀顯微鏡來測看藝術，便對著畫鍾馗供香華燈燭：在他們看來，則鏡花緣若不是可惡的妄語必是一部

信史了。

一九二三年，四月。

故鄉的野菜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里賣着，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

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為主。

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虫蟻。侵農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人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通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

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韌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然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為春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

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舖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胡蝶，又如鷄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會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

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東，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十三年二月。

北京的茶食

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買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嵐力的我的書翰，中間說起東京的茶食店的點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幾家如山野山下的空也，還做得好點心，吃起來餡和糖及果實渾然融合，在舌頭上分不出各自的味來。想起德川時代江戶的二百五十年的繁華，當然有這一種享樂的流風餘韻留傳到今日，雖然比起京都來自然有點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餘年之久，論理於衣食住方

面應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實際似乎並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論，就不曾知道什麼特殊的有滋味的東西。固然我們對於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隨便撞進一家餠餠舖裏去買一點來吃，但是就撞過的經驗來說，總沒有很好吃點心買到過。難道北京竟是沒有好的茶食，還是有而我們不知道呢？這也未必全是爲貪口腹之欲，總覺得住在古老的京城裏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鍊的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們，能够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餠餠舖麼？

我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有點不大喜歡，粗惡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國貨，要賣得比外國貨更貴些。新房子裏賣的東西，便不免都有點懷疑，雖然這樣說好像遺老的口吻，但總之關於風流享樂的事我是頗迷信傳統的。我在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著異馥

齋的丈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為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閒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會焚過什麼香，却對於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終於不敢進香店去，因為怕他們在香合上已放著花露水與日光皂了。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鍊愈好。可憐現在的中國生活，却是極端地乾燥粗鄙，別的不說，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終未曾吃到好點心。

十三年二月。

蒼
蠅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著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飯蒼蠅太小，麻蒼蠅有蛆太髒，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即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的背豎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

飛去，但見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飛，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強的蒼蠅，用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希臘路吉亞諾思 (Lucianus) 的蒼蠅頌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知道蒼蠅能够傳染病菌，因此對于他們很有一種惡感。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脚上亂爬亂舔，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默亞 (Musa)，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 (Endymion)，當他睡著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使她變成蒼蠅。以後她還是記念著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

蒼蠅的固執與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贊歎。訶美洛思 (Homeros) 在史詩中嘗比勇士于蒼蠅，他說，雖然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地

跳在人的肢體上，渴欲飲血，戰士却躲避敵人的刀鋒，真可羞了。我們饒倖不大遇見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舐我們的頭的却常常遇到。法勃耳 (Fabre) 的昆蟲記裏說有一種蠅，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下卵于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吃下去。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拏去形容阿迭修思 (Odysseus) 一流的狡獪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云，「非鷄則鳴，蒼蠅之聲。」據陸農師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傳說裏的蒼蠅，即使不是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湫穢的

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選集，咏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一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

這詩有題曰歸菴。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讀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像烏豇豆格烏，像烏豇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鬚，」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卽「坐著」之意。）

據路吉亞諾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默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默亞咬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吃飯，却沒有人拏蒼蠅作爲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爲譚名而已。

十三年七月。

喫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喫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喫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Teism）），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

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觀罷了。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隨筆（原名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支那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爲然。紅茶帶「土斯」^{*}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

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在茶之書（Book of Tea, 1919）裏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即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來的樣子，頗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喫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爲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爲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爲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

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喫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可喫的東西應當是輕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却變了「滿漢餠餅」，其性質與「阿阿兜」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喫的東西了。

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上田恭輔氏考據，說是出于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干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熱，上澆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爲「堂倌」所獨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爲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所製爲最，雖也曾嘗試，却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常「干絲」既出，大抵不卽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筋，最爲合式，因爲

一到卽罄，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卽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脚橋，（實在並無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干最有名。尋常的豆腐干方約寸半，厚可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纔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喫到油燻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

麻油燻，

紅醬搽，辣醬搽：

周德和格五香油燻豆腐干。」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唯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為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東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菴」（即福建的黃土蘿，日本澤菴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人未嘗不這樣喫，唯其原因，非由窮困即為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為可惜也。

十三年十二月。

烏
篷
船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為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

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Symenngoa)，小的爲脚划船(划讀如nog)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卽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

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擱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

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

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倭山下，本來可以給你紹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談 酒

這個年頭兒，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雖是京兆人，却生長在東南的海邊，是出產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裏時常做幾缸自用的酒，但我終于不知道酒是怎麼做法，只覺得所用的大約是糯米，因為兒歌裏說，「老酒糯米做，吃得變 *honio*」——

末一字是本地叫豬的俗語。做酒的方法與器具似乎都很簡單，只有煮的時候的手法極不容易，非有經驗的工人不辦，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請一個人來，俗稱「酒頭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爲最上，叫他專管鑒定煮酒的時節。有一個遠房親戚，我們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裏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時也聽見她叫「老七斤」，是這樣的酒頭工，每年去幫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說玩話，打馬將，但是不大喝酒（海邊的人喝一兩碗是不算能喝，照市價計算也不值十文錢的酒，）所以生意很好，時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諸暨縣去。據他說這實在並不難，只須走到缸邊屈著身聽，聽見裏邊起泡的聲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兒童稱爲蟹煮飯）的樣子，便拏來煮就得了；早一點酒還未成，遲一點就變酸了。

但是怎麼是恰好的時期，別人仍不能知道，只有聽熟的耳朵纔能够斷定，正如骨董家的眼睛辨別古物一樣。

大人家飲酒多用酒鍾，以表示其斯文，實在是不對的。正當的喝法是用一種酒碗，淺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說是古已有之的香賓杯。平常起碼總是兩碗，合一「串筒」，價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寫的凸字，上下部如一與三之比，以洋鍍爲之，無蓋無嘴，可倒而不可篩，據好酒家說酒以倒爲正宗，篩出來的不大好喫。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蕩」（置水于器內，搖蕩而洗滌之謂）串筒，蕩後往往將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內，客嫌酒淡，常起爭執，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蕩串筒，併監視其量好放在溫酒架上。能飲者多索竹葉青，通稱曰「本色」，「元紅」係狀元紅之略，則著色者，唯外行人喜飲之。在外省有所謂花雕者唯

本地酒店中却沒有這樣東西。相傳昔時人家生女，則釀酒貯花雕（一種有花紋的酒罈）中，至女兒出嫁時用以餉客，但此風今已不存，嫁女時偶用花雕，也只臨時買元紅充數，飲者不以爲珍品。有些喝酒的人預備家釀，却有極好的，每年做醇酒若干罈，按次第埋園中，二十年後掘取，即每歲皆得飲二十年陳的老酒了。此種陳酒例不發售，故無處可買，我只有一回在舊日業師家裏喝過這樣好酒，至今還不會忘記。

我既是酒鄉的一個土著，又這樣的喜歡談酒，好像一定是個與「三酉」結不解緣的酒徒了。其實却大不然。我的父親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記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談天，至少要花費兩點鐘，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但我却是不肖，不，或者可以說有志未逮，因爲我很喜歡

喝酒而不會喝，所以每逢酒宴我總是第一個醉與臉紅的。自從辛酉患病後，醫生叫我喝酒以代藥餌，定量是勃蘭地每回二十格蘭姆，蒲陶酒與老酒等倍之，六年以後酒量一點沒有進步，到現在只要喝下一百格蘭姆的花雕，便立刻變成關夫子了。（以前大家笑談稱作「赤化」，此刻自然應當謹慎，雖然是說笑話。）有些有不醉之量的，愈飲愈是臉白的朋友，我覺得非常可以欣美，只可惜他們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好像是美人之不肯顯示她的顏色，這實在是太不應該了。

黃酒比較的便宜一點，所以覺得時常可以買喝，其實別的酒也未嘗不好。白乾于我未免過凶一點，我喝了常怕口腔內要起泡，山西的汾酒與北京的蓮花白雖然可喝少許，也總覺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頗喜歡，只是仿佛新酒模樣，味道不很靜定。蒲桃

酒與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以為最好的還是勃蘭地。我覺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至于酒則很有工夫，決不下于中國。天天喝洋酒當然是一個大的漏卮，正如吸煙捲一般，但不必一定進國貨黨，咬定牙根要抽淨絲，隨便喝一點什麼酒其實都是無所不可的，至少是我個人這樣的想。

喝酒的趣味在什麼地方？這個我恐怕有點說不明白。有人說，酒的樂趣是在醉後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這個境界是怎樣的，因為自飲酒以來似乎不大陶然過，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照我說來，酒的趣味只是在飲的時候，我想悅樂大抵在做的這一剎那，倘若說是陶然那也當是杯在口的一刻罷。醉了，困倦了，或者應當休息一會兒，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說酒的真趣是在此間。昏迷，夢歷，讕語，

或是忘却現世憂患之一法門；其實這也是有限的，倒還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裡的耽溺之力還要強大。我喝著酒，一面也懷著「杞天之慮」，生恐強硬的禮教反動之後將引起頹廢的風氣，結果是借醇酒婦人以避禮教的迫害，沙甯(Sanin)時代的出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者在中國什麼運動都未必澈底成功，青年的反撥力也未必怎麼強盛，那麼杞天終於只是杞天，仍舊能夠讓我們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時喝酒又一定另外覺得很有意思了罷？

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

陶庵夢憶序

*平伯將重刊陶庵夢憶，叫我寫一篇序，因為我從前是越人。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祖父因事繫杭州府獄，我跟著宋姨太太住在花牌樓，每隔兩三天去看他一回，就在那里初次見到夢憶，是硯雲甲編本，其中還有長物志及槎上老舌也是我那時所喜歡的書。張宗子的著作似乎很多，但夢憶以外我只見過於越三不朽圖贊，瑯嬛文集，西湖夢尋三種，他所選的一卷冰雪文會在大路的舊書店中見過，因索價太昂未曾買得。我覺得夢憶最好，雖然文集裏也有些好文章，如夢憶的紀泰山幾乎就是岱志的節本，其寫人物的幾篇也與五異人傳有許多相像。三不朽是他的遺民氣

的具體的表現，有些畫像如姚長子等未免有點可疑，但別的大人物恐怕多有所本，我看王諶菴像覺得這是不可捏造的，因為牠很有點兒個性。

「夢憶」大抵都是很有趣味的。對於「現在」，大家總有點不滿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總是有點迷惘似的，沒有玩味的餘暇，所以人多有逃現世之傾向，覺得只有夢想或是回憶是最甜美的世界。講烏託邦的是在做著滿願的畫夢，老年人記起少時的生活也覺得愉快，不，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這並不一定由于什麼保守，實在是因為這些過去才經得起我們慢慢地撫摩賞玩，就是要加減一兩筆也不要緊。遺民的感歎也即屬於此類，不過牠還要深切些，與白髮宮人說天寶遺事還有點不同，或者好比是寡婦的追懷罷。夢憶是這一流文字之佳者，而所追懷者又是

明朝的事，更令我覺得有意思。我並不是因為民族革命思想的影響，特別對於明朝有什麼情分，老實說，只是不相信清朝人——有那一條辮髮拖在背後會有什麼風雅，正如纏足的女人我不相信會是美人。

夢憶所記的多是江南風物，紹興事也居其一部分，而這又是與我所知道的是多麼不同的一個紹興。會稽雖然說是禹域，到底還是一個偏隅小郡，終不免是小家子相的。講到名勝地方原也不少，如大禹的陵，平水，蔡中郎的柯亭，王右軍的戒珠寺，蘭亭等，此外就是平常的一山一河，也都還可隨便游玩，得少佳趣，倘若你有適當的游法。但張宗子是個都會詩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過是他所寫的生活的背景。說到這一層，我記起夢憶的一二則，對於紹興實在不勝今昔之感。明朝人即使別

無足取，他們的狂至少總是值得佩服的，這一種狂到現今就一點兒都不存留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的，紹興的風水變了的緣故罷，本地所出的人才幾乎限于師爺與錢店官這兩種，專以苛細精幹見長，那種豪放的氣象已全然消滅，那種走遍天下找尋水滸傳脚色的氣魄已沒有人能夠了解，更不必說去實行了。他們的確已不是明朝的敗家子，却變成了鄉下的土財主，這不知到底是禍是福！「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看了夢憶之後不禁想起仙人丁令威的這句詩來。

張宗子的文章是頗有趣味的，這也是使我喜歡夢憶的一個緣由。我常這樣想，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雖然在文學發達的程途上復興與革命是同一樣的進展。在理學與古文沒有全盛

的時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當的長發，不過在學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雖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於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了。張宗子是大家子弟，明遺民傳稱其「衣冠揖讓，綽有舊人風軌」，不是要討人家歡喜的山人，他的洒脫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讀去不會令人生厭。夢憶可以說是他文集的選本，除了那些故意用的怪文句，我覺得有幾篇真寫得不壞，倘若我自己能夠寫得出一兩篇，那就十分滿足了。但這是歆羨不來，學不來的。

平伯將重刊陶菴夢憶，這是我所很贊成的：這回却並不是因為我從前是越人的緣故，只因夢憶是我所喜歡的一部書罷了。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于京兆宛平

偉大的捕風

我最喜歡讀舊約裏的傳道書。傳道者劈頭就說，「虛空的虛空」，接着又說道，「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這都是使我很喜歡讀的地方。

中國人平常有兩種口號，一種是說人心不古，一種是無論什麼東西都說古已有之。我偶讀拉瓦爾(Laval)的藥學四千年史，其中說及世界現存的埃及古文書，有一卷是基督前二千二百五十年的寫本，（照中國算來大約是舜王爺登基的初年！）裏邊大發牢騷，說人心變壞，不及古時候的好云云，可見此乃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意見，恐怕那天雨粟時夜哭的鬼的意思也是如此罷。不過這

在我無從判斷，所以只好不贊一詞，而對於古已有之說則頗有同感，雖然如說潛艇^{*}即古之螺舟，輪船即隋煬帝之龍舟等類，也實在不敢恭維。我想，今有的事古必已有，說的未必對，若云已行的事後必再行，這似乎是無可疑的了。

世上的人都相信鬼，這就證明我所說的不錯。普通鬼有兩類。一是死鬼，即有人所謂幽靈也，人死之後所化，又可投生爲人，輪廻不息。二是活鬼，實在應稱僵尸，從坟墓裏再走到人間，聊齋裏有好些他的故事。此二者以前都已知道，新近又有人發見一種，即梭羅古勃(Sologub)所說的「小鬼」，俗稱當云遺傳神君，比別的更是可怕了。易卜生在羣鬼這本劇中，曾借了阿爾文夫人的口說道，「我覺得我們都是鬼。不但父母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身體裏活着，並且各種陳舊的思想信仰這一類的東西也都存留在裏

頭。雖然不是真正的活着，但是埋伏在內也是一樣。我們永遠不要想脫身。有時候我拿起張報紙來看，我眼裏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在兩行字的夾縫中間爬着。世界上一定到處都有鬼。他們的數目就像沙粒一樣的數不清楚。」（引用潘家洵先生譯文）我們參照法國呂滂（Le Bon）的民族發展之心理，覺得這小鬼的存在是萬無可疑，古人有什麼守護天使，三尸神等話頭，如照古已有之學說，這豈不就是一則很有趣味的筆記材料麼？

無緣無故疑心同行的人是活鬼，或相信自己心裏有小鬼，這不但是迷信之尤，簡直是很有發瘋的意思了。然而沒有法子。只要稍能反省的朋友，對於世事略加省察，便會明白，現代中國上下的言行，都一行行地寫在二十四史的鬼賬簿上面。畫符，念咒，這豈不是上古的巫師，蠻荒的「藥師」的勾當？但是他的生命實

在是天壤無窮，在無論那一時代，還不是一樣地在青年老年，公子女公子，諸色人等的口上指上乎？即如我胡亂寫這篇東西，也何嘗不是一種鬼畫符之變相？只此一例足矣！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爲虛空的虛空也歟？傳道者之厭世蓋無足怪。他說，「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因爲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智識就加增憂傷。」話雖如此，對於虛空的唯一的辦法其實還只有虛空之追跡，而對於狂妄與愚昧之察明乃是這虛無的世間第一有趣味的事，在這裏我不得不和傳道者的意見分歧了。勃蘭特思 (Brandes) 批評弗羅倍爾 (Fraubert) 說他的性格是用兩種分子合成，對於愚蠢的火烈的憎惡，和對於藝術的無限的愛。這個憎惡，與凡有的憎惡一例，對於所憎惡者感到一種不可抗的牽引。各種

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寬容都磁力似的吸引他，感發他。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們描寫出來。」我聽說從前張獻忠舉行殿試，試得一位狀元，十分寵愛，不到三天忽然又把他「收拾」了，說是因為實在「太心愛這小子」的緣故，就是平常人看見可愛的小孩或女人，也恨不得一口水吞下肚去，那麼倒過來說，憎惡之極反而喜歡，原是可以，殆正如金聖歎說，留得三四癩瘡，時呼熱湯關門澡之，亦是不亦快哉之一也。

察明同類之狂妄和愚昧，與思索個人的老死病苦，一樣是偉大的事業，積極的人可以當一種重大的工作，在消極的也不失為一種有趣的消遣。虛空儘由他虛空，知道他是虛空，而又偏去追跡，去察明，那麼這是很有意義的，這實在可以當得起說是偉大的捕風。法儒巴思加耳 (Pascal) 在他的感想錄上曾經說過：

「人只是一根蘆葦，世上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這不必要世間武裝起來，纔能毀壞他。只須一陣風，一滴水，便足以弄死他了。但即使宇宙害了他，人總比他的加害者還要高貴，因為他知道他是將要死了，知道宇宙的優勝，宇宙卻一點不知道這些。」

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寫於北平。

論 八 股 文

我查考中國許多大學的國文學系的課程，看出一個同樣的極大的缺陷，便是沒有正式的八股文的講義。我曾經對好幾個朋友提議過，大學裏——至少是北京大學應該正式地「讀經」，把儒教的

重要的經典，例如《易》，《詩》，《書》，一部部地來講讀，照在現代科學知識的日光裏，用言語歷史學來解釋牠的意義，用「社會人類學」來闡明牠的本相，看牠到底是什麼東西，此其一。在現在大家高呼倫理化的時代，固然也未必會有人膽敢出來提倡打倒聖經，即使當日真有「廢孔子廟罷其祀」的呼聲，他們如沒有先去好好地讀一番經，那麼也還是白呼的。我的第二個提議即是應該大講其八股，因為八股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先啓後的一個大關鍵，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國文學而不先明白八股文這東西，結果將一無所得，既不能通舊的傳統之極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動之起源。所以，除在文學史大綱上公平地講過之外，在本科二三年應禮聘專家講授八股文，每週至少二小時，定為必修科，凡此課考試不及格者不得畢業。這在我是十二分地誠實的提議，但是，嗚呼哀哉，朋

友們似乎也以爲我是以諷刺爲業，都認作一種玩笑的話，沒有一個肯接受這個條陳。固然，人選困難的確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精通八股的人現在已經不大多了，這些人又未必都適於或肯教，只有夏曾佑先生聽說會有此意，然而可惜這位先覺早已歸了道山了。

八股文的價值却決不因這些事情而跌落。牠永久是中國文學——不，簡直可以大膽一點說中國文化的結晶，無論現在有沒有人承認這個事實，這總是不可遮掩的明白的事實。八股算是已經死了，不過，牠正如童話裏的妖怪，被英雄剝做幾塊，牠老人家整個是不活了，那一塊一塊的却都活着，從那妖形妖勢上面看來，可以證明老妖的不死。我們先從漢字看起。漢字這東西與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連日本朝鮮在內；牠有所謂六書，所以有象形會意，有偏旁；有所謂四聲，所以有平仄。從這里，必然地生

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戲。有如對聯，「雲中雁」對「鳥槍打」這種對法，西洋人大抵還能了解，至於紅可以對綠而不可以對黃，則非黃帝子孫恐怕難以懂得了。有如燈謎，詩鐘。再上去，有如律詩，駢文，已由文字的遊戲而進於正宗的文學。自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化駢爲散之後，駢文似乎已交末運，然而不然：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長，至清而大成，實行散文的駢文化，結果造成一種比六朝的駢文還要圓熟的散文詩，真令人有觀止之嘆。而且破題的作法差不多就是燈謎，至於有些「無情搭」顯然須應用詩鐘的手法纔能奏效，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特別性質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藝也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牠是中國文學的結晶，實在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價。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據我的解釋，也原是對於八股文化的一個反動，

世上許多褒貶都不免有點誤解，假如想了解這個運動的意義而不先明瞭八股是什麼東西，那猶如不知道清朝歷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義，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我們來看一看八股裏的音樂的分子。不幸我於音樂是絕對的門外漢，就是頂好的音樂，我聽了也只是不討厭罷了，全然不懂牠的好處在那里，但是我知道，中國國民酷好音樂，八股文裏含有重量的音樂分子，知道了這兩點，在現今的談論裏也就勉強可以對付了。我常想中國人是音樂的國民，雖然這些音樂在個人偏偏是不甚喜歡的。中國人的戲迷是實在的事，他們不但在戲園子裏迷，就是平常一個人走夜路，覺得有點害怕，或是閑着無事的時候，便不知不覺高聲朗誦出來，是空城計的一節呢，還是四郎探母，因為是外行我不知道，但總之是唱着什麼就是。豈

曲的句子已經不大高明，皮簧更是不行，幾乎是「八部書外」的東西，然而中國的士大夫也樂此不疲，雖然他們如默讀脚本，也一定要大叫不通不止，等到在臺上一發聲，把這些不通的話拉長了，加上絲絃傢伙，他們便覺得滋滋有味，顛頭搖腿，至於忘形：我想，這未必是中國的歌唱特別微妙，實在只是中國人特別嗜好節調罷。從這里我就聯想到中國人的讀詩，讀古文，尤其是讀八股的上面去。他們讀這些文章時的那副情形大家想必還記得，搖頭擺腦，簡直和聽梅畹華先生唱戲時差不多，有人見了要詫異地問，哼一篇爛如泥的爛時文，何至於如此快樂呢？我知道，他是麻醉於音樂裏哩。他讀到這一出股：「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耳朵裡只聽得自己的琅琅的音調，

便有如置身戲館，完全忘記了這狗屁不通的文句，只是在抑揚頓挫的歌聲中間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地陶醉着了。（說到陶醉，我很懷疑這與抽大煙的快樂有點相近，只可惜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證明。）再從反面說來，做八股文的方法也純粹是音樂的。牠的第一步自然是認題，用做燈謎詩鐘以及喜慶對聯等法，檢點應用材料，隨後是選譜，即選定合宜的套數，按譜填詞，這是極重要的一點。從前有一個族叔，文理清通，而屢試不售，遂發憤用功，每脫坐高樓上朗讀文章（小題正鵠？），半年後應府縣考皆列前茅，次年春間即進了秀才。這個很好的例可以證明八股是文義輕而聲調重，做文的祕訣是熟記好些名家舊譜，臨時照填，且填且歌，跟了上句的氣勢，下句的調子自然出來，把適宜的平仄字填上去，便可成爲上好時文了，中國人無論寫什麼都要一面

吟哦着，也是這個緣故，雖然所做的不是八股，讀書時也是如此，甚至讀家信或報章也非朗誦不可，於此更可以想見這種情形之普遍了。

其次，我們再來談中國的奴隸性罷。幾千年來的專制養成很頑固的服從與模仿根性，結果是弄得自己沒有思想，沒有話說，非等候上頭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動，這是一般的現象，而八股文就是這個現象的代表。前清末年有過一個笑話，有洋人到總理衙門去，出來了七八個紅頂花翎的大官，大家沒有話可講，洋人開言道「今天天氣好。」首席的大聲答道「好。」其餘的紅頂花翎接連地大聲答道好好好……，其聲如狗叫云。這個把戲，是中國做官以及處世的妙訣，在文章上叫作「代聖賢立言」，又可以稱作「賦得」，換句話就是奉命說話。做「制藝」的奉到題目，遵守「功

令」，在應該說什麼與怎樣說的範圍之內，盡力地顯出本領來，顯得好時便是「中式」，就是新貴人的舉人進士了。我們不能輕易地笑前清的老腐敗的文物制度，牠的精神在科舉廢止後在不曾見過八股的人們的心裏還是活着。吳稚暉公說過，中國有士八股，有洋八股，有黨八股，我們在這裡覺得未可以人廢言。在這些八股做着的時候，大家還只是舊日的士大夫，雖然身上穿着洋服，嘴裏咬着雪茄。要想打破一點這樣的空氣，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趕緊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拏來與自己的大作比較一下，看看士八股究竟死絕了沒有，是不是死了之後還奪舍投胎地復活在我們自己的心裏。這種事情恐怕是不大愉快的，有些人或者要感到苦痛，有如洗刮身上的一個大疔瘡。這個，我想也可以各人隨便，反正我並不相信統一思想的理論，假如有人怕感到幻滅之悲哀，那麼

讓他仍舊把膏藥貼上也並沒有什麼不可罷。

總之我是想來提倡八股文之研究，綱領只此一句，其餘的說明可以算是多餘的廢話，其次，我的提議也並不完全是反話或諷刺，雖然說得那麼地不規矩相。

十九年五月。

草木蟲魚小引

明李日華著紫桃軒雜綴卷一云，白石生辟穀嘿坐，人間之不容，固問之，乃云「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這是仙人的話，在我們凡人看來不免有點過激，但大概卻是不錯的，尤其是關於那第二點。在寫文章的時候，我常常感到兩種困難，其一是說

什麼，其二是怎麼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似乎容易解決，因為只要「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和「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便好了。可是在我這就是大難事。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說，然而也有些是想說的，而現在實在無從說起。不必說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是偶然談談兒童或婦女身上的事情，也難保不被看出反動的痕跡，其次是落伍的證據來，得到古人所謂筆禍。這個內容問題已經够煩難了，而表現問題也並不比牠更爲簡易。我平常很懷疑心裏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隨便便地就表得出來。什麼嗟歎^{*}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爲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深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

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麼我們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從前在上海某月刊上見過一條消息，說某人要提倡文學無用論了，後來不曾留心不知道這主張發表了沒有，有無什麼影響，但是我個人卻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臺，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牠的無用，卻尋別的途徑。辟歷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乾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

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効力，但這辦法的精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著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裏的文學雖然拏出什麼象徵等物事來在那里掙扎，也總還追隨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廚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卻是願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即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問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卻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爲都是應該的罷。名號——文字的威力大到如

此，實在是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牠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牠不能那麼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卻也不會這麼剛勇，憑空抓了一個噁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回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冊，只供閑人的翻閱罷了。我對於文學如此不敬，曾稱之曰不革命，今又說牠無用，真是太不應當了，不過我的批評全是好意的，我想文學的要素是誠與達，然而誠有障害，達不容易，那麼留下來的，試問還有些什麼？老實說，禪的文學做不出，咒的文學不想做，普通的文學克復不下文字的糾纏的可做可不做，總結起來與「無一可言」這句話豈不很有同意麼？話雖如此，文章還是可以寫，想寫，關鍵只在這一點，即知道了世間無一可言，自己更無做出真文學來之可能，隨後隨便找來一個題目，認真去寫一篇文章，卻也未始不

可，到那時候或者簡直說世間無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罷，只怕此事亦大難，還須得試試來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還覺得有許多事不想說，或是不好說，祇可挑選一下再說，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蟲魚，爲什麼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麼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講講天氣罷。

十九年舊中秋。

兩株樹

草木蟲魚之三

我對於植物比動物還要喜歡，原因是因為我懶，不高興爲了區區視聽之娛一日三餐地去飼養照顧，而且我也有點相信「鳥身自爲主」的迂論，覺得把他們活物拿來做囚徒當奚奴，不是什麼愉快的事，若是草木便沒有這些麻煩，讓牠們直站在那里便好，不但並不感到不自由，並且還真是生了根地不肯再動一動哩。但是要看樹木花草也不必一定種在自己的家裏，闕起門來獨賞，讓牠們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牆之內也並不妨，只要我偶然經過時能夠看見兩三眼，也就覺得欣然，很是滿足的了。

樹木裏邊我所喜歡的第一種是白楊。小時候讀古詩十九首，讀過「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之句，但在南方終未見過白楊，後來在北京纔初次看見。謝在杭著五雜俎中云：

「古人墓樹多植梧桐，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卽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予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卽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雨矣。予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本草綱目卷三五下引陳藏器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其無風自動者乃楊移，非白楊也。」又寇宗奭云，「風纔至，葉如大雨聲，謂無風自動則無此事，但風微時其葉孤極處則往往獨搖，以其蒂長葉重大，勢使然也。」王象晉羣芳譜

則云楊有二種，一白楊，一青楊，白楊蒂長兩兩相對，遇風則簌簌有聲，人多植之墳墓間，由此可知白楊與青楊本自有別，但「無風自動」一節卻是相同。在史書中關於白楊有這樣的兩件故事：

〔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爲少府，不得志，寺內齋前花草甚美，悉剷除，別植白楊。」

〔唐書契苾何力傳〕，「龍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芘。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這樣看來，似乎大家對於白楊都沒有什麼好感。爲什麼呢？這個理由我不大說得清楚，或者因爲牠老是簌簌的動的緣故罷。聽說蘇格蘭地方有一種傳說，耶穌受難時所用的十字架是用白楊木做的，所以白楊自此以後就永遠在發抖，大約是知道自己的罪

孽深重。但是做釘的鐵卻似乎不會因此有什麼罪，黑鐵這件東西在法術上還總有點位置的，不知何以這樣地有幸有不幸。（但吾鄉結婚時忌見鐵，凡門窗上鉸鏈等悉用紅紙糊蓋，又似別有緣故。）我承認白楊種在墟墓間的確很好看，然而種在齋前又何嘗不好，牠那瑟瑟的響聲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裏種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來齋夜話的時候，忽聞淅瀝聲，多疑是雨下，推戶出視，這是別種樹所沒有的佳處。梁少卿怕白楊的蕭蕭改植梧桐，其實梧桐也何嘗一定吉祥，假如要講迷信的話，吾鄉有一句俗諺云，「梧桐大如斗，主人搬家走」，所以就是別莊花園裏也很少種梧桐的。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梧桐的枝幹和葉子真好看，且不提那一葉落知天下秋的兴趣了。在我們的後院裏卻有一棵，不知已經有若干年了，我至今看了牠十多年，樹幹還遠不到五合的

粗，看牠大有黃楊木的神氣，雖不厄閏也總長得十分緩慢呢。——因此我想到避忌梧桐大約只是南方的事，在北方或者並沒有這句俗諺，在這裡梧桐想要如斗大恐怕不是容易的事罷。

第二種樹乃是烏桕，這正與白楊相反，似乎只生長於東南，北方很少見。陸龜蒙詩云，「行歌每依鴉舅影」，陸游詩云，「烏桕赤於楓，園林二月中」，又云，「烏桕新添落葉紅」，都是江浙鄉村的景象。齊民要術卷十列「五穀果蔬菜茹非中國物產者」，下註云「聊以存其名目，記其怪異耳，爰及山澤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種者，悉附於此」，其中有烏白一項，引玄中記云，荊陽有烏白，其實如鷄頭，迳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羣芳譜言，「江浙之人，凡高山大道溪邊宅畔無不種」，此外則江西安徽蓋亦多有之。關於牠的名字，李時珍說，「烏喜食其子，因以名之。」

：或曰，其木老則根下黑爛成臼，故得此名。『我想這或曰恐太迂曲，此樹又名鴉舅，或者與烏不無關係，鄉間冬天賣野味有柗子鳥（讀如呆鳥^{*}字），是道墟地方名物，此物殆是烏類乎，但是其味頗佳，平常所謂烏肉幾乎便指此鳥也。

柗樹的特色第一在葉，第二在實。放翁生長稽山^{*}鏡水間，所以詩中常常說及柗葉，便是那唐朝的張繼寒山寺詩所云江楓漁火對愁眠，也是在說這種紅葉。王端履著重論文齋筆錄卷九論及此詩，註云，「江南臨水多植烏柗，秋葉飽霜，鮮紅可愛，詩人類指爲楓，不知楓生山中，性最惡溼，不能種之江畔也。此詩江楓二字亦未免誤認耳。」范寅在越諺卷中柗樹項下說，「十月葉丹，即楓，其子可榨油，農皆植田邊，」就把兩者誤合爲一。羅逸長青山記云，「山之麓朱村，蓋考亭^{*}之祖居也，自此倚石嘯歌，松

風上下，遙望木葉著霜如渥丹，始見怪以爲紅花，久之知爲烏桕樹也。」蓬窗續錄云，「陸子淵豫章錄言，饒信間桕樹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水亂石間，遠近成林，真可作畫。此與柿樹俱稱美蔭，園圃植之最宜。」這兩節很能寫出桕樹之美，牠的特色仿佛可以說是中國畫的，不過此種景色自從我離了水鄉的故國已經有三十年不會看見了。

桕樹子有極大的用處，可以榨油製燭。越諺卷中蠟燭條下註曰，「捲苾草幹，熬桕油拖蘸成燭，加蠟爲皮，蓋紫草汁則紅。」汪日楨著湖雅卷八中說得更是詳細：

「中置燭心，外裹烏桕子油，又以紫草染蠟蓋之，曰桕油燭。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燭，用牛羊油者曰葦油燭。湖俗祀神祭先必

燃兩炬，皆用紅柘燭。婚嫁用之曰喜燭，綴蠟花者曰花燭，祝壽所用曰壽燭，喪家則用綠或白燭，亦柘燭也。」

日本寺島安良編和漢三才圖會五八引本草綱目語云，「燭有蜜蠟燭蟲蠟燭牛脂燭柘油燭，」後加案語曰：

「案唐式云少府監每年供蠟燭七十挺，則元以前既有之矣。有數品，而多用木蠟牛脂蠟也。有油桐子蠶豆蒼耳子等爲蠟者，火易滅。有鯨鯢油爲蠟者，其燄甚臭，牛脂蠟亦臭。近年製精，去其臭氣，故多以牛蠟僞爲木蠟，神佛燈明不可不辨。」

但是近年來蠟燭恐怕已是倒了運，有洋人替我們造了電燈，其次也有洋蠟洋油，除了拿到妙峯山上去之外大約沒有牠的什麼用處了。就是要蠟燭，反正牛羊脂也湊合可以用得，神佛未必會得見怪，——日本真宗的和尚不是都要娶妻喫肉了麼？那麼柘油

並不再需要，田邊水畔的紅葉白實不久也將絕跡了罷。這於國民生活上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在我想起來的時候總還有點懷念，小時候喜讀南本草木狀，嶺表錄異和北戶錄等書，這種脾氣至今還是存留著，秋天買了一部大板的本草綱目，很為我的朋友所笑，其實也只是爲了這個緣故罷了。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北平 煨藥廬

莧菜梗

草木蟲魚之四

近日從鄉人處分得醃莧菜梗來喫，對於莧菜彷彿有一種舊雨之感。莧菜在南方是平民生活上幾乎沒有一天缺的東西，北方卻

似乎少有，雖然在北平近來也可以喫到嫩莧菜了。查齊民要術中便沒有講到，只在卷十列有人莧一條，引爾雅郭註，但這一卷所講都是「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而南史中則常有此物出現，如王智深傳云，「智深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又蔡樽附傳云，「樽在吳興不飲郡齋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茹以爲常餌，詔褒其清」，都是很好的例。

莧菜據本草綱目說共有五種，馬齒莧在外。蘇頌曰，「人莧白莧俱大寒，其實一也，但大者爲白莧，小者爲人莧耳，其子霜後方熟，細而色黑。紫莧葉通紫，吳人用染爪者，諸莧中唯此無毒不寒。赤莧亦謂之花莧，莖葉深赤，根莖亦可糟藏，食之甚美味辛。五色莧今亦稀有，細莧俗謂之野莧，猪好食之，又名猪莧。」李時珍曰，「莧並三月撒種，六月以後不堪食，老則抽莖如人長，

開細花成穗，穗中細子扁而光黑，與青箱子鷄冠子無別，九月收之。「爾雅釋草，「蕒赤莧」，郭註云，「今之莧赤莖者」，郝懿行疏乃云，「今驗赤莧莖葉純紫，濃如燕支，根淺赤色，人家或種以飾園庭，不堪啖也。」照我們經驗來說，嫩的紫莧固然可以淪食；但是「糟藏」的卻都用白莧，這原只是一鄉的習俗，不過別處的我不知道，所以不能拏來比較了，

說到莧菜同時就不能不想到甲魚。學圃餘疏云，「莧有紅白二種，素食者便之，肉食者忌與鼈共食。」本草綱目引張鼎曰，「不可與鼈同食，生鼈瘕，又取鼈肉如豆大，以莧菜封裹置土坑內，以土蓋之，一宿盡變成小鼈也。」其下接聯地引汪機曰，「此說屢試不驗。」羣芳譜探張氏的話稍加刪改，而未云「卽變小鼈」之後卻接寫一句「試之屢驗」，與原文比較來看未免有點滑稽。這

種神異的物類感應，讀了的人大抵覺得很是好奇，除了雀入大水爲蛤之類無可著手外，總想怎麼來試他一試，莧菜鼈肉反正都是易得的材料，一經實驗便自分出真假，雖然也有越試越胡塗的，如酉陽雜俎所記，「蟬未脫時名復育，秀才韋翻莊在杜曲，常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翻因剖一觀之，腹中猶實爛木。」這正如剖鷄胃中皆米粒，遂說鷄是白米所化也。莧菜與甲魚同喫，在三十年前曾和一位族叔試過，現在族叔已將七十了，聽說還健在，我也不會肚痛，那麼鼈瘦之說或者也可以歸入不驗之列了罷。

莧菜梗的製法須俟其「抽莖如人長」，肌肉充實的時候，去葉取梗，切作寸許長短，用鹽醃藏瓦罎中，候發酵即成，生熟皆可食，平民幾乎家家皆製，每食必備，與干菜醃菜及螺*蠓*霉豆腐千

張等爲日用的副食物，莧菜梗滿中又可浸豆腐干，滿可蒸豆腐，味與「溜豆腐」相似，稍帶粘澀，別有一種山野之趣。讀外鄉人游越的文章，大抵衆口一詞地譏笑土人之臭食，其實這是不足怪的，紹興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貧賤，敝衣惡食，終歲勤勞，其所食者除米而外唯菜與鹽，蓋亦自然之勢耳。干醃者有干菜，濕醃者以醃菜及莧菜梗爲大宗，一年間的「下飯」差不多都在這里，詩云，我有旨蓄，可以禦冬，是之謂也，至於存置日久，干醃者別無問題，濕醃則難免氣味變化，顧氣味有變而亦別具風味，此亦是事實，原無須引西洋干酪爲例者也。

邵氏聞見錄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俗語亦云，布衣暖，莖根香，讀書滋味長。明洪應明遂作菜根譚以駢語述格言，醉古堂劍掃與娑羅館清言亦

均如此，可見此體之流行一時了。咬得菜根，吾鄉的平民足以當之，所謂菜根者當然包括白菜芥菜頭，蘿蔔芋艿之類，而莧菜梗亦附其下，至於莧根雖然救了王智深的一命，實在卻無可喫，因為在只是梗的末端罷了，或者這裡就是梗的別稱也未可知。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確說，但是我覺得這是頗有意義的，第一可以食貧，第二可以習苦，而實在卻也有清淡的滋味，並沒有戴*這樣難喫，膽這樣難嘗。這個年頭兒人們似乎應該學得略略喫得起苦纔好。中國的青年有些太嬌養了，大抵連冷東西都不會喫，水果冰激淋除外，我真替他們憂慮，將來如何上得前敵，至於那粉澤不去手，和穿紅裏子的夾袍的更不必說了。其實我也並不激烈地想禁止跳舞或抽白面，我知道在亂世的生活法中耽溺亦是其一，不滿於現世社會制度而無從反抗，往往沈浸於醇酒婦人以解

憂悶，與山中餓夫殊途而同歸，後之人路跡原心，也不敢加以菲薄，不過這也只是近於豪傑之徒纔可以，決不是我們凡人所得以援引的而已。——喔，似乎離本題太遠了，還是就此打住，有話改天換了題目再談罷。

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於北平。

苦茶隨筆小引

十七年春間想到要寫夜讀抄，曾做了一篇小引，其文曰：

幼時讀古文，見秋聲賦第一句云：「歐陽子方夜讀書，」輒涉幻想，彷彿覺得有此一境，瓦屋紙窗，燈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櫚，後來雖見「紅袖添香夜讀書」之句，覺得也有趣味，卻總不

能改變我當初的空想。先父在日，住故鄉老屋中，隔窗望鄰家竹園，常爲言其志願，欲得一小樓，清閑幽寂，可以讀書，但先父佶倅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於天，命薄如紙，」纔過本壽，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纔及三尺，所云理想的書室僅留其影象於我的胸中而已。我自十一歲初讀中庸，前後七八年，學書不成，幾乎不能寫一篇滿意的文章，庚子之次年遂往南京充當水兵，官費讀書，闕餉以作零用，而此五年教練終亦無甚用處，現在所記得者祇是怎樣開槍和爬桅竿等事。以後奉江南督練公所令派往日本改習建築，則學「造房子」又終於未成，乃去讀古希臘文擬改譯新約，雖然至今改譯也不會實行，——這個卻不能算是我的不好，因爲後來覺得那官話譯本已經適用，用不着再去改譯爲古奧的文章了。這樣我終於沒有一種專門的學問與職

業，二十年來祇是打雜度日，如先父所說的那樣書室我也還未能造成，祇存在我的晝夢夜夢之間，使我對於夜讀也時常發生一種愛好與憧憬。我時時自己發生疑問，像我這樣的可以够得上說是讀書人麼？這恐怕有點難說罷。從狹義上說，讀書人應當說是學者，那我當然不是。若從廣義上說來，凡是拿着一本書在讀，與那些不讀的比較。也就是讀書人了，那麼或者我也可以說有時候是在讀書，夜讀呢，那實在是，因為據我的成見夜讀須得與書室相連的，我們這種窮忙的人那裏有此福分，不過還是隨時偷閑看一點罷了。看了還有工夫，便隨手寫下一點來，也並無什麼別的意思，祇是不願意使自己的感想輕易就消散，想叫他多少留下一點痕跡，所以寫下幾句。因為覺得夜讀有趣味，所以就題作夜讀抄，其實並不夜讀已如上述，而今還說誑稱之曰夜讀者，此無他，亦祇是表

示我對於夜讀之愛好與憧憬而已。 民國十七年一月三日于北京。

光陰荏苒，四年的時光差不多過去了，夜讀抄還祇寫了一節，檢出來看，殊不勝其感慨。小引的文章有些近於感傷，略有點不喜歡，但是改也可以不必了，而寫夜讀抄之類的意思卻還是有，實在這幾年來時時想到，祇是總沒有動筆的興致，所以終於擱下，這回因友人們的策勵，決心再來續寫，仍將舊引抄上，總題目改爲苦茶隨筆，蓋言喫苦茶時所寫者耳。

在這小文章裏所說的大抵是關於書或人，向來讀了很受影響或是覺得喜歡的，並不是什麼新著的批評介紹，實在乃是一種回憶罷了。這裏所談差不多都是外國的東西，這當然不是說中國的無可談，其原因很簡單，從小讀中國書慣了，就不以爲奇，所受影

響自己也不大覺得，所以有點茫然，即使想說也有無從說起之概。
中國思想大約可以分爲儒道釋三家，釋道二氏之說有時覺得極透
微可喜，但自己仔細思量，似乎我們的思想仍以儒家爲大宗，我
想這也無可諱言，不過尙不至於與後世的儒教徒合流，差堪自慰
耳。古代文人中最喜諸葛孔明與陶淵明，孔明的出師表是早已
讀爛了的古文，也是要表彰他的忠武的材料，我卻取其表現不可
爲而爲之的精神，是兩篇誠實的文章，知其不可而爲之確是儒家
的精神，但也何嘗不卽是現代之生活的藝術呢？淵明的詩不必再
等我們來恭維，早有定評了，我卻很喜歡他詩中對於生活的態度。
所謂「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似乎與孔明的同是一種很好
的生活法。六朝的著作我也有些喜歡，如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
顏氏家訓等，末一種尤有意思，顏之推雖歸依佛教，而思想寬博，

文辭恬澹，幾近淵明，終制一篇與自挽詩有殊途同歸之致，常歎中國缺少如兼好法師那樣的人，唯顏之推可與抗衡，陶公自然也行，祇是散文流傳太少，不足以充分表現罷了。降至明季公安竟陵兩派的文章也很引動我的注意，三袁雖自稱上承白蘇，其實乃是獨立的基業，中國文學史上言志派的革命至此纔算初次成功，民國以來的新文學祇是光復舊物的二次革命，在這一點上公安派以及竟陵派（可以算是改組派罷？）運動是很有意思的，而其本身的文學亦復有他的好處，如公安之三袁，伯修，中郎，小修，竟陵之譚友夏，劉同人，王季重，以及集大成的張宗子，我覺得都有很好的作品，值得研究和誦讀。但是，我祇是羅列個人偏好的幾類文章，還沒有敢來批評講解的力氣和意思，所以暫且不多談了，此外尚有八股試帖詩鐘對聯燈謎等東西，我也很看重他們，

覺得要了解中國古今的文學實有旁通這些學問的必要，很想對於他們作一嚴肅的研究，不過這是五年十年的事業，現在這種涉獵祇是喫路旁草，够不上說起頭，自然更不配來開口了。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九日，于北京。

知 堂 說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楊伯起不受暮夜贈金，有四知之語，後人欽其高節，以爲堂名，由來舊矣。吾堂後起，或當作新四知堂耳。雖然，孔荀二君生於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爾。

顏氏家訓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頗喜歡。這所說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來只是史或子書，例如世說新語，華陽國志，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以及顏氏家訓。其中特別又是顏氏家訓最爲我所珍重，因爲這在文章以外還有作者的思想與態度都很可佩服。通行本二卷，我所有的有明顏嗣慎，吳惟明，郝之璧，程榮，黃嘉惠各刊本，清朱軾刊本，四部叢刊景印明冷宗元刊本，別有七卷本係從宋沈氏本出，今有知不足齋刊本，抱經堂註本，近年渭南嚴氏重刻本及石印本。註本最便讀者，今有石印本尤易得，嚴氏將盧本補遺

重校等散入各條註中其意甚善，惜有誤脫，不能比石印本更好也。

據四庫書目提要說，顏氏家訓在唐志宋志裏都列在儒家，「然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兼論字畫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專爲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這種升降在現在看來本無關係，而且實在這也不該列入儒家，因爲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學家要寬大得多，或者這就是所謂雜也未可知，但總之是不窄，就是人情味之所在，我覺得兼好法師之可喜者也就在此。盧召弓序云，「嗚呼，無用之言，不急之辯，君子所弗貴。若夫六經尙矣，而委曲近情，纖悉周備，立身之要，處世之宜，爲學之方，蓋莫善於是書，人有意於訓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疊牀架屋爲哉。」對於顏氏家訓的批評此言可謂最簡要得中，提要云「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

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經訓與否暫且不管，所謂世故人情也還說得對，因為這書的好處大半就在那里，直齋稱爲古今家訓之祖，但試問有那個孫子及得他來，如明霍渭崖的家訓簡直是胡說一起，兩相比較可知其優劣懸殊矣。六朝大家知道是亂世，顏君由梁入北齊，再入北周，其所作觀我生賦云，「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注謂已三爲亡國之人，但是不二三年而又入隋，此蓋已在作賦之後歟。積其一身數十年患難之經驗，成此二十篇書以爲子孫後車，其要旨不外慎言檢跡，正是當然，易言之卽苟全性命於亂世之意也。但是這也何足爲病呢，別人的書所說無非也只是怎樣苟全性命於治世而已，近來有識者高唱學問易主趕快投降，似乎也是這一路的意思罷。不過顏君是古時人，說的沒有那麼直截，還要蘊藉一點，也就消極得多了，這却是很大的不同。

教子篇中末一則云：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此事傳誦已久，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處或反比韓柳爲勝。其次二則均在風操篇中，一云：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飄舟落，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盧註云，「以不雨泣爲密雲，止可施於小說，若行文則不可用之，適成鄙俗耳。」我想這亦未必盡然，據註引語林中謝公事，大約在六朝這是一句通行俗語，所以用入，雖稍覺古怪，似還不至鄙俗，蓋全篇的空氣均素雅也。又一云：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這兩則都可以見顏君的識見，寬嚴得中，而文詞溫潤與情調相副，極不易得。文中「章斷注連」，盧本無註，查日本源順在承平年中（九三一至七年）所編倭名類聚抄，調度部十四祭祀具七十下云注連，引云注連章斷，註云師說注連之黎久倍奈波，章斷之度太智。案之黎久倍奈波日本古書寫作端出之繩，和漢三才圖會（原漢

文）十九云，「神前及門戶引張之，以辟不潔，其繩用稻藁，每八寸許而出本端，數七五三莖，左絢之，故名。」之度太智者意云斷後，此語少見，今大抵訓爲注連同誼。此種草繩古時或以圈圍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儀式上尙保存其意義，懸於神社以防褻瀆，新年施諸人家入口，則以辟邪鬼也。家訓意謂送鬼出門，懸繩於外，阻其復返，大旨已可明白，至於章斷注連字義如何解釋，則尙未能確說耳。又文章篇中云：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獨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此是很古的詩話之一，可謂要言不煩，抑又何其「有情致」耶，後來作者卷冊益多，言辭愈富，而妙悟更易得，豈真今不如古，亦因人情物理難能會解，故不免常有所蔽也。

顏之推是信奉佛教的，其養生歸心兩篇即說此理，四庫書目提要把這原因歸之於當時風習，雖然原來意思亦是輕佛重儒，不過也還說得漂亮。朱軾重刊家訓，加以評點，序文乃云：

「始吾讀顏侍郎家訓，竊意侍郎復聖裔，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之義庶有合，可爲後世訓矣，豈惟顏氏寶之已哉。及覽養生歸心等篇，又怪二氏樹吾道敵，方攻之不暇，而附會之，侍郎實忝厥祖，欲以垂訓可乎。」他自己所以「逐一評校，以滌瑕著微」，其志甚佳，可是實行不大容易，如原文云，「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便批云，「忽出悖語，可惜可惜，」不知好在何處，由我看去豈

非以百步笑五十步乎？且即就上述序文而言，文字意思都如此火氣過重，拏去與家訓中任何篇比較，優劣可知，只憑二氏樹吾道敵這種意見，以筆削自任，正是人苦不自知也。我平常不喜歡以名教聖道壓人的言論，如李慈銘的越中先賢祠目中序例八云：「王仲任爲越士首出，論衡一書，千古談助，而其立名有違名教，故不與，」這就是一例，不妨以俞理初所謂可憎一詞加之。國風三卷十二期載有醉餘隨筆一卷，係洪允祥先生遺著，其中一則云：

「韓柳並稱而柳較精博，一關佛，一知佛之不可關也。李杜並稱而李較空明，一每飯不忘君，一則篇篇說婦人與酒也，婦人與酒之爲好詩料勝所謂君者多矣。」這却說得很有趣，李杜的比較我很贊同，雖然我個人不大喜歡豪放的詩文，對於太白少有親近之感，柳較精博或者未必，但勝韓總是不錯的，因爲他不講那些

聖道，不衛道故不關佛耳。洪先生是學佛的，故如此立言，雖有小偏，正如顏君一樣亦是人情所難免，與右傾的道學家之咆哮故自不同。家訓末後終制一篇是古今難得的好文章，看徹生死，故其意思平實，而文詞亦簡要和易，其無甚新奇處正是最不可及處，陶淵明的自祭文與擬挽歌辭可與相比，或高曠過之。陶公無論矣，顏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難找得出了。篇中有云：

「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朱軾於旁邊大打其槓子，又批云，「語及內典，便入邪隱。」此處我們也用不著再批，只須把兩者對比了看自然便知。我買這朱批本差不多全爲了那批語，因爲這可以代表道學派的想法，至於要讀家訓還

是以抱經堂本爲最便利，石印亦佳，只可惜有些小字也描過以致有誤耳。

廿三年四月。

五秩自壽詩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
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閒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喫苦茶。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善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艸。
外道生涯洞裏蛇。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祇欠工夫喫講茶。

周作人自述

周作人，原籍浙江會稽，生于光緒甲申，其實却是一八八五了。十二歲喪父，讀了四書五經後，十七歲考入江南水師學堂，隸管輪班，在校六年，考取出洋留學，因近視命改習土木工程。一九〇六年至日本，初入法政大學預科，後改進立教大學，辛亥革命歸國，學無專門，只學得了幾句希臘文與日本文而已。民國元年任本省教育司省視學半年，其後在鄉任省立第五中學教員四年，六年至北京任北大附屬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半年，九月改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至於今日。其間唯張作霖爲大元帥時代離校一年。一九〇九年娶于東京，有子一女二。末女子民國十八年冬卒，

年十五。

關於外面的生活所可說的就是這幾句。如再要說明幾句，則可以說，他原水師出身，自己知道並非文人，更不是學者，他的工作只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關於歌謠童謠神話民俗的蒐尋，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移譯，都高興來幫一手，但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時候纔行，如各門已有了專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來，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了。因為無專門，所以不求學，但喜歡讀雜書，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點事情而已。所讀書中于他最有影響的是英國講理思的著作。

以上在民國十九年爲燕大月刊所寫。現在可以加添一句，如不懂弗洛伊特派的兒童心理，批評他的思想態度，無論怎麼說法，全無是處，全是徒勞。

關於焚書坑儒

民國廿三年末。

一則云：
雅笑三卷，題李卓吾彙輯，姜肇昌校訂併序。卷三有「坑儒」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衛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種瓜驪山型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冬瓜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眉批有云：

「秦始皇知瓜冬實儒者必多饒舌，豈非明王。」又云：

「儒者凡談說此等事原可厭，宜坑，秦始皇難其人耳。」這究竟是否出於李卓吾之手本屬疑問，且不必說，但總是批得很妙，其痛惡儒生處令人舉雙手表同意也。金聖歎批西廂水滸，時常拉出秀才來做呆鳥的代表，總說宜扑，也是同樣的意思，不過已經和平得多也幽默得多了。爲什麼呢？秦之儒生本來就是明朝秀才的祖宗，他們都是做八股和五言八韻的朋友，得到賦得瓜冬實的好題目怎能不技痒，如或覺得可厭，「扑」也就很够了，那麼大規模地伏機發機未免有點小題大做了。秦始皇的小題大做也不只是坑儒這一件，焚書的辦法更是笨得可以。清初有曲江廖燕者，著二十七松堂文集十六卷，卷一有明太祖論是天下妙文，其中有云：

「吾以爲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

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後又申言之曰：

「且彼烏知詩書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詩書者爲聰明才辨之所自出，而亦爲耗其聰明才辨之具，況吾有爵祿以持其後，後有所圖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趨吾法，不知爲法所愚，天下之人無不盡愚於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無爲矣，尙安事焚之而殺之也哉。」又云：

「明制，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試以八股，號爲制義，中式者錄之。士以爲爵祿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業，自四書一經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以爲妨吾之所爲，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我們讀了此文，深知道治天下愚黔首的法子是考八股第一，讀經次之，焚書坑儒最下。蓋考八股則必讀經，此外書之皆不復讀，即

不焚而自焚，又人人皆做八股以求功名，思想自然統一醇正，尙安事殺之坑之哉。至於得到一題目，各用其得意之做法，或正做或反做，標新立異以爭勝，卽所謂人人各異，那也是八股中應有之義，李卓吾以爲討厭可也，金聖歎以爲應扑亦可也，若明太祖與廖燕當必能諒解諸生的苦心而點頭微笑耳。秦始皇立志欲愚黔首，看見儒生如此熱心於文章，正應歡喜獎勵，使完成八股之制義，立萬世之弘基，庶乎其可，今乃勃然大怒而坑殺之，不惟不仁之甚，抑亦不智之尤矣。中國臣民自古喜做八股，秦暴虐無道，焚書以絕八股的材料，坑儒以滅八股的作者，而斯文之運一厄，其後歷代雖用文章取士，終不得其法，至明太祖應天順人而立八股，至於今五百餘年風靡天下，流澤孔長焉。破承起講那一套的八股爲新黨所推倒，現在的確已經沒有了，但形式可滅而精神不

死，此亦中國本位文化之一，可以誇示於世界者歟。新黨推倒土八股，趕緊改做洋八股以及其他，其識時務之爲俊傑耶，抑本能之自發，或國運之所趨耶。總之都是活該。諸君何不先讀熟一部「四書味根錄」，吾願爲新進作家進一言。

廿四年七月

談

文

這幾天繙閱近人筆記，見葉松石著蕘藥漫抄卷下有這一節，覺得很有意思。

「少年愛綺麗，壯年愛豪放，中年愛簡練，老年愛淡遠。學隨年進，要不可以無真趣，則詩自可觀。」

葉松石在同治末年曾受日本文部省之聘，往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漢文，光緒五六年間又去西京住過一年多，蕘藥漫抄就是那時候所著。但他壓根兒還是詩人，漫抄也原是詩話之流，上邊所引的話也是論詩的，雖然這可以通用於文章與思想，我覺得有意思的就在這裏。

學隨年進，這句話或者未可一概而論，大抵隨年歲而變化，似乎較妥當一點。因了年歲的不同，一個人的愛好與其所能造作的東西自然也異其特色，我們如把綺麗與豪放併在一處，簡練與淡遠併在一處，可以分作兩類，姑以中年前後分界，稱之曰前期後期。中國人向來尊重老成，如非過了中年不敢輕言著作，就是編訂自己少作，或評論人家作品的時候也總以此為標準，所以除了有些個性特別強的人，又是特別在詩詞中，還留在若干綺麗豪

放的以外，平常文章幾乎無不是中年老年卽上文所云後期的產物，也有真的，自然也有仿製的。我們看唐宋以至明清八大家的講義法的古文，歷代文人講考據或義理的筆記等，隨處可以證明。那時候叫青年人讀書，便是強迫他們磨滅了純真的本性，慢慢人爲地造成一種近似老年的心境，使能接受那些文學的遺產。這種辦法有的也很成功的，不過他需要相當的代價，有時往往還是得不償失。少年老成的人是把老年提先了，少年未必就此取消，大抵到後來再補出來，發生冬行春令的景象。我們常見智識界的權威平日超人似地發表高尙的教訓，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擁護舊的道德，聽了着實叫人驚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實出現，證明言行不一致，於是信用掃地，一場胡塗。^{*}我們見了破口大罵，本可不必，而且也頗冤枉，這實是違反人性的教育習慣之罪，這些都只

是犧牲耳。大學有云「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現今正是讀經的時代，經訓不可不三思也。

少年壯年中年老年，各有他的時代，各有他的內容，不可互相侵犯，也不可顛倒錯亂。最好的辦法還是順其自然，各得其所。北京有一首兒歌說得好，可以唱給諸公一聽：

「新年來到，糖瓜祭竈，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頭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廿四年七月。

再 談 文

鄙人近來很想寫文章，却終於寫不出什麼文章來。這爲什麼緣故呢？力量不夠，自然是其一。然而此外還有理由。

寫文章之難有二，自古已然，於今爲烈。這可以用笑林裏的兩句話來做代表，一是妙不可言，二是不可言妙。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自是定理，但是言往往不足以達情，有言短情長之感。佛教裏的禪宗不立文字，就是儒家也有相似的意思，如屈翁山在廣東新語中記「白沙之學」云：

「白沙先生又謂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

皆不足以得言。」這還是關於心性之學的話，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司空表聖有「不著一字儘得風流」一境，固然稍嫌玄虛，但陶淵明詩亦云，「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可知這是實在有的，不過在我們凡人少遇見這些經驗而已。沒有經驗，便不知此妙境，知道了時又苦於不可得而言，所以結果終是難也。

有人相信文字有靈，於是一定要那麼說，彷彿是當做咒語用，當然也就有人一定不讓那麼說。這在文字有靈說的立場上都是講得通的，兩方面該是莫逆於心，相視而笑了，但是也有覺得文字無靈的，他們想隨便寫寫說說，却有些不大方便。因為本來覺得無靈，所以也未必非說不可地想硬說，不過可以說的話既然有限制，那麼說起來自然有枯窘之苦了。

話雖如此，這於我都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我並無任何的「妙」

要說，無論是說不出或是說不得的那一種。我寫文章，一半爲的是自己高興，一半也想給讀者一點好處，不問是在文章或思想上。我常想普通在雜誌新聞上寫文章不外三種態度。甲曰老生常談，是啓蒙的態度。乙曰市場說書，是營業的。丙曰差役傳話，是宣傳的。我自己大約是甲加一點乙，本是老翁道家常，却又希望看官們也還肯聽，至少也不要一句不聽地都走散。但是，這是大難大難。有些朋友是專喜歡聽差役傳話的，那是無法應酬，至於喜說書原是人情之常，我們固然沒有才能去學那一套，但也不可不要學他們一點，要知道一點主顧的嗜好。這個便絕不容易。中年知識階級的事情我略知一二，他們不能脫除專制思想與科舉制度的影響，常在口頭心頭的總不出道德仁義與爵祿子女，這個恕難奉陪，所以中年的讀物雖然也應該供給却是無從下手，只好暫且不

談。大眾是怎樣呢？這是大家所很想知道的，特別是在我們現今在報上寫點小文章的人。可惜我還未能明確地知道。約略一估量，難道他們竟是承受中年知識階級的衣鉢的麼？這個我不敢信，也不敢就斷然不信。總之，我還不清楚大眾喜歡聽什麼話；因此未能有所盡言，我所說的文章（寫了聊以自娛的文章在外）之難寫就是這個緣故。

廿四年九月。

文章的放蕩

偶然翻閱困學紀聞，見卷十七有這一則云：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書云，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

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翁鳳西註引中說事君篇云：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

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其實，深寧老人和文中子的評論文藝是不大靠得住的，全謝山在這節上加批云：

「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這就湊足了鼎足而三。

我們再來全梁文裏找梁簡文的原文，在卷十一錄有據藝文類聚二五抄出的一篇誠當陽公大心書云：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大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這些勉學的話原來也只平常，其特別有意思的

却就是爲大家所非難的這幾句話，我覺得他不但對於文藝有了解，因此也是知道生活的道理的人。我們看他餘留下來的殘篇剩簡裏有多少好句，如舞賦云：

「阿鼓微吟，廻巾自擁。髮亂難持，簪低易捧。」又答新渝侯和詩書中云：

「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又箏賦中歌曰：

「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看他寫了這種清綺語，可是他的行爲却並不至於放蕩，雖然千四百年前的事我們本來不能詳知，也只好憑了一點文獻的紀錄。簡文被侯景所幽繫時有題壁自序一首云：

「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績，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梁書四簡文帝紀雖然說：

「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又史臣曰：

「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但下文也說：

「洎乎繼統，實有人君之懿矣。」可見對於他的爲人，君子也是沒有微辭的了。他能够以身作則地實行他的誠子書，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情。文人裏邊我最佩服這行謹重而言放蕩的，即非聖人，亦君子也。其次是言行皆謹重或言行皆放蕩的，雖屬凡夫，却還是狂狷一流。再其次是謹重而行放蕩的，此乃是道地小人，

遠出謝靈運沈休文之下矣。謝沈的傲冶其實還不失爲中等，而且在後世也就不可多得，言行不一致的一派可以說起於韓愈，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至今遂成爲載道的正宗了。一般對於這問題有兩種誤解。其一以爲文風與世道有關，他們把樂記裏說的亡國之音那一句話歪曲了，相信哀愁的音會得危害國家，這種五行志的論調本來已過了時，何況倒因爲果還是讀了別字來的呢。其二以爲文士之行可見，不但是文如其人，而且還會人如其文，寫了這種文便非變成這種人不可，卽是所謂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這也未免說得有點神怪，事實倒還是在反面，放蕩其文與謹重其行，其實乃不獨不相反而且還相成呢。英國講理斯在他的凱沙諾伐論中說過：

「我們愈是綿密地與實生活相調和，我們裏面的不用不滿足

的地面當然愈是增大。但正在這地方，藝術進來了。藝術的效果大抵在於調弄這些我們機體內不用的纖維，因此使他們達到一種諧和的滿足之狀態，就是把他們道德化了，倘若你願意這樣說。精神病醫生常述一種悲慘的風狂病，爲高潔地過著禁欲生活的老處女們所獨有的。她們當初好像對於自己的境遇很滿意，過了多少年後却漸顯出不可抑制的惱亂與色情衝動，那些生活上不用的分子被關閉在心靈的窖裏，幾乎被忘却了，終於反叛起來，喧擾著要求滿足。古代的狂妄——基督降誕節的臘祭，聖約翰節的中夏祭——都證明古人很聰明地承認，日常道德的實生活的約束有時應當放鬆，使他不至於因爲過緊而破裂。我們沒有那狂妄了，但我們有藝術替代了他。」又云：

「這是一個很古的觀察，那最不貞潔的詩是最貞潔的詩人所

寫，那些寫得最清淨的人却生活得最不清淨。在基督教徒中也正是一樣，無論新舊宗派，許多最放縱的文學都是教士所作，並不因為教士是一種墮落的階級，實在只因他們生活的嚴正更需這種感情的操練罷了。從自然的觀點說來，這種文學是壞的，這只是那猥褻之一種形式，正如許思曼*所說唯有貞潔的人纔會做出的。在大自然裏，欲求急速地變成行爲，不留什麼痕跡在心上面。：在社會上我們不能常有容許衝動急速而自由地變成行爲的餘地，爲要免避被壓迫的衝動之危害起見，把這些感情移用在更高上穩和的方面却是要緊了。正如我們需要體操以伸張和諧那機體中不用的較粗的活力一樣，我們需要美術文學以伸張和諧那較細的活力，這里應當說明，因為情緒大抵也是一種肌肉作用，在多少停頓狀態中的動作，所以上邊所說不單是普通的一個類似。從這方

面看來，藝術正是情緒的操練。小註中又引格勒威耳的日記作例證之一云：

「拉忒勒耳在談謨耳與洛及斯兩人異同，前者的詩那麼放蕩，後者的詩那麼清淨，因為詩裏非常謹慎地刪除一切近於不雅馴的事物，所以當時甚是流行，又對比兩人的生活與作品，前者是良夫賢父的模範，而後者則是所知的最大好色家云。」中國的例大約也不少，今爲省事計也就不去多找了。凱沙諾伐是言行皆放蕩的人，擺倫的朋友妥瑪謨耳則很有簡文的理想。或評法國畫家瓦妥云，「蕩子精神，賢人行徑。」此言頗妙，正可爲此類文人製一副對聯也。

廿四年九月五日。

關於傅青主

傅青主在中國社會上的名聲第一是醫生，第二大約是書家吧。
傅青主女科以至男科往往見於各家書目，劉雪崖輯仙儒外紀（所見係王氏刻削繁本）中屢記其奇跡，最有名的要算那兒握母心，針中腕穴而產，小兒手有刺痕的一案，雖然劉青園在常談卷一會力闢其謬，以為兒手無論如何都不能摸著心臟。震鈞輯國朝書人輯略卷一第二名便是傅山，引了好些人家的評論，楊大瓢稱其絕無氈裘氣，說得很妙，但是知道的人到底較少了。霜紅龕詩舊有刻本，其文章與思想則似乎向來很少有人注意，咸豐時劉雪崖編全集四十卷，於是始有可考，我所見的乃宣統末年山陽丁氏的刊本

也。傅青主是明朝遺老，他有一種特別的地方。黃梨洲顧亭林孫夏峯王山史也都是品學兼優的人，但他們的思想還是正統派的，總不能出程朱陸王的範圍，顏習齋劉繼莊稍稍古怪了，或者可以與他相比。全謝山著陽曲傅先生事略中云：

「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此一半是國亡後憤世之詞，其實也因為他的思想寬博，於儒道佛三者都能通達，故無偏執處。事略又云：

「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可見青主對於宋儒的態度，雖然沒有像習齋*那樣明說，總之是很不喜歡的。青主也同習齋一樣痛恨八股文，集卷十八書成弘文後云：

「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

吃了他沒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脈，真惡心殺，真惡心殺。」記起王漁洋的筆記說，康熙初廢止考試八股文，他在禮部主張恢復，後果照辦。漁洋的散文不無可取，但其見識與傅顏諸君比較，相去何其遠耶。清主所最厭惡的是「奴俗」，在文中屢屢見到，卷廿五家訓中有一則云：

「字亦何與人事，政復恐其帶奴俗氣。若得無奴俗氣，乃可與論風期日上耳。不惟字。」卷廿六失笑辭中云：

「跌空亭而失笑，哇塵糟之奴論。」又醫藥論略云：

「奴人患奴病，自有奴醫與奴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又讀南華經第二則云：

「讀過逍遙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鵬自勉，斷斷不屑作螭與鸞鳩爲榆枋間快活矣。一切世間榮華富貴那能看到眼裏，所以說金

屑雖貴，著之眼中何異砂石。奴俗醜齷意見不知不覺打掃乾淨，莫說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幾個。」卷三六云：

「讀理書尤著不得一依傍之義，大悟底人先後一揆，雖勢易局新，不礙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靈法界，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脚，說我是有本之學，正是咬齧人脚後跟底貨，大是死狗扶不上牆也。」卷三七云：

「奴書生眼裏著不得一個人，自謂尊崇聖道，益自見其狹小耳，那能不令我胡盧也。」卷三八云：

「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隨他巧妙雕鑽，爲狗爲鼠已耳。」寥寥數語，把上邊這些話都包括在裏邊，斬釘截鐵地下了斷結。卷三七又有三則，雖說的是別的話，卻是同樣地罵奴俗而頌真率：

「矮人觀場，人好亦好。瞎子隨笑，所笑不差。山漢啖柑子，

直罵酸辣，還是率性好惡，而隨人誇美，咬牙捩舌，死作知味之狀，苦斯極矣。不知柑子自有不中吃者，山漢未必不罵中也。但說柑子卽不罵而爭啖之，酸辣莫辨，混沌鑿矣。然柑子卽酸辣不甜，亦不借山漢誇美而榮也。（案此語費解，或有小誤。）戴安道之子仲若雙柑沽酒聽黃鸝，真吃柑子人也。

白果本自佳果，高淡香潔，諸果罕能匹之。吾曾勸一山秀才啖之，曰，不相干絲毫。真率不僞，白果相安也。

又一山貢士寒夜來吾書房，適無甚與啖，偶有蜜餞橘子勸茶，滿嚼一大口，半日不能咽，語我曰，不入不入。既而曰，滿口辛。與吃白果人徑似一個人，然我皆敬之爲至誠君子也。細想不相干絲毫與不入兩語，慧心人描寫此事必不能似其七字之神，每一愁悶憶之輒矇發不已，少抒鬱鬱，又似一味藥物也。奴的反對是

高爽明達，但真率也還在其次，所以山秀才畢竟要比奴書生好得多，傳道人記山漢事多含滑稽，此中卽有敬意在也。同卷中又云：

「講學者羣攻陽明，謂近於禪，而陽明之徒不理爲高也，真足愆殺攻者。若與饒舌爭其是非，仍是自信不篤，自居異端矣。近有祖陽明而力斥攻者之陋，真陽明亦不必輒許可，陽明不護短望救也。」卷四十云：

「頃在頻陽，聞莆城米黼之將訪李中孚，既到門忽不入遂行，或問之，曰，聞渠是陽明之學。李問天生米不入之故，天生云云，李卽曰，天生，我如何爲陽明之學？天生於中孚爲宗弟行，卽曰，大哥如何不是陽明之學？我聞之俱不解，不知說甚，正由我不會講學辦朱陸買賣，是以聞此等說如夢。」這正可與「老夫學莊列者也」的話對照，他蔑視那些儒教徒的鷄蟲之爭，對於陽明卻顯

然更有好意，但如真相信他是道士，則又不免上了當。仙儒外紀引外傳云：

「或問長生久視之術，青主曰，大丈夫不能効力君父，長生久視徒猪狗活耳。或謂先生精漢魏古詩賦，先生曰，此乃驢鳴狗吠，何益於國家。」卷廿五家訓中卻云：

「人無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只此文章耳。」可見青主不是看不起文章的，他怕只作奴俗文，雖佳終是驢鳴狗吠之類也。如上文所抄可以當得好文章好思想了，但他又說：

「或有遺編殘句，後之人誣以劉因輩賢我，我目幾時瞑也。」卷三七又有一則云：

「韓康伯休賣藥不二價，其中斷無盈贏，卽買三百賣亦三百

之道，只是不能擇人而賣，若遇俗惡買之，豈不辱吾藥物。所以處亂世無事可做，只一事可做，吃了獨參湯，燒沈香，讀古書，如此餓死，殊不怨尤也。遺老的潔癖於此可見，然亦唯真倔強如居士者才能這樣說，我們讀全謝山所著事略，見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學鴻詞的徵召，真令人肅然起敬。古人云，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當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處實實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與後世只是口頭會說惡辣話的人不同，此一層極重要，蓋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與胡辣存在也。

廿四年十一月。

自己的文章

聽說俗語裏有一句話，人家的老婆與自己的文章總覺得是好的。既然是通行的俗語，那麼一定有道理在裏邊，大家都已沒有什麼異議的了，不過在我看來却也有不盡然的地方。關於第一點，我不曾有過經驗，姑且不去講她。文章呢，近四十年來古文白話胡亂地塗寫了不少，自己覺得略有所知，可是我毫不感到天下文風全在紹興而且本人就是城裏第一。不，讀文章不論選學桐城，稍稍辨別得一點好壞，寫文章也微微懂得一點苦甘冷暖，結果只有「一丁點兒」的知，而知與信乃是不大合得來的，既知文章有好壞，便自然難信自己的都是好的了。

聽人家稱贊我的文章好，這當然是愉快的事，但是這愉快大抵也就等於看了主考官的批，是很榮幸的然而未必切實。有人好意地說我的文章寫得平淡，我聽了很覺得喜歡但也很惶恐。平淡，這是我所最缺少的，雖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實上絕沒有能够做到一分毫，蓋凡理想本來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現在寫文章自然不能再講什麼義法格調，思想實在是很重要的，思想要充實已難，要表現得好更大難了，我所有的只有焦躁，這說得好聽一點是積極，但其不能寫成好文章來反正總是一樣。民國十四年我在雨天的書序二中說：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仲

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够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又云：

「我很反對爲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爲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給我一冊小書，題曰北京*的茶食，內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沈默，碰傷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寫的，譯成流麗的日本文，固然很可欣幸，我重讀一遍却又十分慚愧，那時所寫真是太幼稚地興奮了。過了十年，是民國二十四年了，我在苦茶隨筆後記中說道：

「我很慚愧老是那麼熱心，積極，又是在已經路路知道之後，——難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蹟麼？實實是大錯而特錯也。以後應當努力，用心寫好文章，莫管人家鳥事，且談草木虫魚，要緊要緊。」

這番叮囑仍舊沒有用處，那是顯然的。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於斯哭於斯的地方，可是眼見得那麼不成樣子，大事且莫談，只一出去就看見女人的紮縛的小脚，又如此刻在寫字耳邊就滿是後面人家所收廣播的怪聲的報告與舊戲，真不禁令人怒從心上起也，在這種情形裏平淡的文情那裏會出來，手底下永遠是沒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所以我的說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諸公同情遂以爲真是能履，跛者固不敢承受，諸公殆亦難免有失眠之譏矣。

又或有人改換名目稱之曰閒適，意思是表示不贊成，其實在這裏也是說得不對的。熱心社會改革的朋友痛很閒適，以爲這是一布斗喬亞的快樂，差不多就是飽暖懶惰而已。然而不然。閒適是一種很難得的態度，不問苦樂貧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並不是容易

學得會的。這可以分作兩種。其一是小閒適，如俞理初在癸巳存稿卷十二關於閒適的文章裏有云：

「秦觀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爲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本深曲耳。」如農夫終日車水，忽駐足望西山，日落陰涼，河水變色，若欣然有會，亦是閒適，不必臥且醉也。其二可以說是大閒適罷。沈亦然著寄傲軒讀書續筆卷四云：

「宋明帝遣藥酒賜王景文死，景文將飲酒，謂客曰，此酒不宜相勸。齊明帝遣賫鳩逼巴陵王子倫死，子倫將飲，顧使者曰，此酒非勸客之具，不可相奉。其言何婉而趣也。大都從容鎮靜之態平時尙可僞爲，至臨死關頭不覺本性全露，若二人者可謂視死

如甘寢矣。」又如陶淵明擬輓辭歌之三云：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這樣的死人的態度真可以說是閒適極了，再看那些參禪看話的和尙，雖似超脫，却還念念不忘臘月二十八，難免陶公要攢眉而去。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他們亦何必那麼視死如甘寢，實在是「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耳，唯其無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擾擾，只以婉而趣的態度對付之，此所謂閒適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難事唯有賢達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煩惱也難處理，豈敢望這樣的大解放乎。總之閒適不是一件容易學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連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總要露出頭來，然則閒適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說又是當然的事也。

看自己的文章，假如這裏邊有一點好處，我想只可以說在於未能平淡閒適處，卽其文字多是道德的。在雨天的書序二中云：

「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爲法利賽人，）豈知道正因爲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却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我的道德觀恐怕還當說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與法兩家也都摻合在內，外面又加了些現代科學常識，如生物學人類學以及性的心理，而這末一點在我較爲重要。古人有面壁悟道的，或是看蛇鬥懂得寫字的道理，我却從「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來，恐不免爲傻大姐所竊笑罷。不過好笑的人儘管去好笑，我的意見實實在在在我所知爲基本，故自與他人不能苟同。至於文章自己承認未能寫得好，朋友們稱之曰平淡或閒適而賜以稱許或嘲罵，

原是隨意，但都不很對，蓋不佞以爲自己的文章的好處或不好處全不在此也。

廿五年九月二日，在北平。

周作人隨筆抄終

附
録西
山
小
品一
人
の
百
姓
の
死

私の住んでゐる部屋の後に廣い庭の最中に羅漢堂がある。

その左に少し低い所は寺の臺所になつてゐる。他に臺所がまだ幾つもあるから此處は特別に「大廚房ダイキウフアン」と呼ばれて居る。そこを通りぬけて、木戸を出れば直き山に出られる。淺い谷の底に

僅かの水が寺に沿ふてチヨロチヨロと流れて木戸の前を通つて往く。其の上には板の橋がかけてある。橋の本に二三本の大きな木は日除けに成つて眞晝頃でも涼しいので馬子や百姓などはよく其の木の下の石の上に腰かけて話し合つて休んで居た。私もよく朝晩散歩に往つた。丁度豊一は小學校の夏休に山に来て二週間位泊つてゐたから、大抵二人一緒に往つては谷の底に丸い小石を搜したり橋の上に立つて水の流れて來るのを見たりして遊んでゐた。馬子の澤山の驢馬の中に小さい子馬を連れてる雌の驢馬もあるので、豊一は其の子馬の小さなかわいらしいまいた何處かぬけてる様な長い面を見るのを非常に喜んだ。

「大厨房」には皆で何人位居るだらう、私はよく知らなかつた。たゞ其處に出入してゐる時、馬が石の磨こをぐる／＼と廻し

てる部屋の一ト隅に大きな木の箱のそばに腰かけて、足で一本の棒を踏んで箱の中にかたくと音をさして一人の男はよく見た。あれは寺の二匹の馬の世話をする人で、今は馬の引いた麥の皮を粉より分けて居るのだと豊一は教へてくれた。度々一人で馬を見に往くと見えてその男と随分なれて居た、時に聲をかけて子供らしい事を聞いて話した事もあつた。

舊の御盆の日であつた。私の料理人は私の所に来てさう話した。「大厨房」の中に一人の病人は危篤に成つてゐる。一ト月前にまだ何もなかつたので、よく買物に出て往くのを見た。六月（舊曆）の末によくないと云つて三里位離れてある青龍橋といふ所に往つて漢法醫に見て貰つた。しかしきゝ目はなかつた。此の二三日もう牀について起きられない。今日は寺に仕事

をして居る大工は古い板を合はせて棺桶をこしらへて居る。其の病氣は肺病らしい。寢臺のそばの、今はもう使つてない古い竈戸の中に痰は澤山吐いてあつて、蠅が一杯たかつてる。料理人は話したあと、山へ往くにはその部屋のそばを通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から今暫らくよした方がいゝだらうと注意してくれた。私はそれを聞いて少しいやな氣がした。そして本堂の前に往つて散歩した。山に往く氣にはどうしても成れなかつた。今でもまだ一度も往かない。

其の晩に寺に施餓鬼があつた。住職と他の坊様二人で住職の一人の弟子は大鼓などを叩いて居た、私は見て來よかなとも思つたが往くのも臆劫なので、たうとうよして早く寢臺にはいつた。夜中フト目が醒めて何處かに鑊鉞の音が聞えるので、あ

今幽霊を送り出してゐる、施餓鬼はもうお仕舞だなど思つただけで、また眠つた。

朝の御飯を濟んだら料理人はまた知らせに來た。あの人はたうとう明け方に死んだ、「どうも棺桶の出来るのを待つて居たらしい」とつけたした。

何んな人だつたらう。私は見た事があつたかも知れないが今はもう分らない。

其の人は一人もので、何も親戚がなかつたらしい。寺の方でかたづけやつて、直き其の晝前に山門の先の道傍の畠の中に埋めて仕舞つた。

色々な店にかなり借金が残つてあつた。蕎麥屋だけにも一圓餘りあつて、乾物屋には四圓位であつた。店の人は其の人の

死んだ事を聞いたら直き帳面から其の一頁を引き裂いて焼いて仕舞つた。そして又紙錢——丸く切り取つて最中に穴を明けて錢の形にした白い紙——を持つて來て焼いて死人に上げた。大工の頭も五十錢の紙錢を買つて焼いた。山門の外の低い小舎の中に住んでゐる貧乏な婆様なども僅かの紙錢を持つて弔ひに來たものもあつた。私は其れを聞いた時、いつもの様に迷信だと笑つてけなす勇氣がなかつた。

サイダー賣り

私の隣りに一人のサイダー賣りがあつた。般若堂の庭の右の隅に小さな二間の部屋があつて、一間は私の臺所にして居る

ので其の奥の一間にはサイダー賣りが住んで居た。

夏に成ると西山に遊びに来る人は随分多いからサイダーがよく賣れる。製造元から一ダース一圓で仕入れて置いて客に高く賣り付ける。少し知つてる人や或はよく價切る人なら一本二十錢でも濟むがさうでなければ三十錢でも四十錢でもする。日曜など客が多い時、十五六圓も賣れるので一日十元位の純益がはいる譯だ。其のサイダー屋の親方はもと炭屋をしてる左官屋で、或る日寺に仕事をしに来て、此處でサイダーを賣つたらもうかるだろうと考へついて店を始めたのである。商賣と仕事で忙しいので一人の小僧を置いて番をして貰つて、自分は偶に廻つて來て見るだけであつた。小僧には別に給金なんかはないが食料と必要な小遣ひは親方から出す事にしてある。

私はこつちに來てからも小僧はかなり變つたが今まで居たのは秦ジンと云つて二十位の若ものであつた。随分いゝ體格をして、丸い黒つぼい顔は少しするさうに見えるがまた何處かに無邪氣な所もある。

サイダー屋の店を張つてる所は塔の下で、普通に塔院キョウインと呼んで居る。寺の奥の廣場の最中になん十丈もある四角な高臺を築き上げて其の上にまた五つの塔を建てたので、塔院とは其の高臺の事を云ふのである。私の居る所から塔院の下までも五六十の石段を上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が其れは四五段に分けてあるからまだ登れるが、塔院の石段は二百位もあつてそして随分急なので見るだけでも目が廻る位で、連も駄目だと思つてまだ一度も登つてみようともしなかつた。塔院の下には澤山の大きな

木があつて随分涼しいから時々豊一を連れてそこいらの石碑などを見ながら散歩してゐた。

或る日、丁度石碑の下を歩いてると秦は下から上つて来た。一つの小判形の柳の籃を腕にかけて、右の手には枝についでる儘の一房の櫻實さくらんぼ見たやうな果物を持つて居た。豊一を見たらいきなり其の手を伸ばして、「此れを上げやう」と大きな聲でどなつた。豊一は飛んで往つて矢張り大きな聲で聞いた、

「此れは何だ？」

「郁李ウツリだ」と云ふ。

「何處から取つて来たの？」と聞けば、

「ま、それはどうでもいゝぢやないか、お取りなさい」とするさうな顔の上に優しい微笑を浮べながら其の果物を豊一に

渡した。口の中にもぐくして其れを食べてるらしい。赤いのを取つて食べて見たら李の匂ひがして非常に酸ばい。豊一はまだ何か聞きたがつたが秦はもう石段の方へ飛んで往つて、「一二三」と二三段を一つにしてすんく登つて往つた。直き塔院の第一の石のアーチの下にはいつて見えなくなつた。

其れはもう半ヶ月の事に成つた。豊一は學校が始まるからもう家に歸つて往つた。

昨日の晝前に親方の甥はヒョットやつて來た、そしてだしぬけに秦にもう店は仕舞ふから明日の朝に歸れと云ひ出した。餘り突然なので皆不思議がつてゐた。あとでよく聞いて見たら親方は秦がするをしたのを分つたので自分の甥を調べにやらしたのだ。三四十錢で賣つたサイダーは帳面に二十錢とつけて、

残つたのは皆取り上げて一人の坊様の所に預けてあつたことは誰かが電話で親方に知らせたさうだ。甥が来てからまた何處からか秦はどんないゝものを買つて食べたとか、半ヶ月の内に巻きタバコ何箱吸つたとかを聞いて、それでもう一層證據は充分に成つてたうとう直き秦を追ひ出す事になつた。

秦は勿論出たくはなかつた、非常に萎れて色々な云ひ譯を云つたが駄目であつた。今朝に成つていつも早起の秦はまだ眠つてるので甥は起しに往つたら頭が痛いと言つて起きて來なかつた、しかしそれも無駄であつた。三十分も立たない内に秦はしぶく般若堂を出て往つた。

私はあの大きな黒銅の布袋様が座つて居る中の玄關の前に散歩して居た。秦は布團の袋を左肩にかけてかた方の手に僅か

の日用品を入れてある例の柳の籃をさげて私の前を通つて往つた。向ふから來た一人の寺の小作人は秦を見て、

「何處へ往くか？」と聞いた。

「北京へ歸るんだ、」元氣のいい聲で返事をして無理に其の沈んだ心持をかくさうとした。

私は非常に淋しい氣がした。そして塔院の下で見た優しい微笑を浮んださうな顔が目の前にありくと再び現はれて來た。私は立ち止つて暫く其の長い石段をとぼくと下りて往く淋しい後ろ姿を見送つて居た。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北京西山碧雲寺にて。

(『生長する星の群』第一卷九號所載)

周作人隨筆抄略注

西山小品 (『過去的生命』より)

生長的星之羣 武者小路實篤氏等の經營する新しき村曠野社發行の雜誌『生長する星の群』のこと。

饑花錄 (『自己的園地』より)

阿迭綏亞 ホメロス (Homeros) の二大敘事詩の一『オヂラセイア』(Odyssea)。

王爾德 ワイルド (Oscar Wilde)。イギリスの詩人、小説家、劇作家。

丹綏尼 ダンセニー (Lord Dunsany)。アイルランドの劇作家。

幸福的王子 周作人の漢譯あり、『安樂公子』と題して『域外小説集』に收む。

獸子伊凡 トルストイの童話『イワンの馬鹿』

のこと。周作人の漢譯あり、『域外小説集』に收む。

麥加爾的夢 ロシアの小説家コロレンコの中の童話『マカールの夢』。周作人の漢譯あり。

牛角灣云々 成語、思想の袋小路に深く迷ひ込んでしまつて動きがとれなくなつた人を喩ふ。

紀限儀 六分儀 (sexant)。

故郷的野菜 (『雨天的書』より)

清嘉錄 之に關する一文『夜讀抄』中にあり。

靱結結 紹興の俗語、即ち靱の意。堅くして柔か、彈性あること。

弗 不と同じ。

蠶上山 蠶がまぶしに上る。

俳句大辭典 西村醉夢・阪元雪鳥・鴻巣楳雨

共編『新式解説俳句大辭典』。

北京的茶窩 (『雨天的書』より)

茶食 茶うけ、茶菓子。

餠餠舖 菓子屋。餠餠は北京にて菓子の總名。

秋河 銀河、天の河。

蒼蠅 (『雨天的書』より)

聖芳濟 聖フランシス (St. Francis of Assisi)。

喫茶 (『雨天的書』より)

喫講茶 南方下層社會の風習として、喧嘩争論等が起きた場合には仲裁者が兩方を社交機

關余民衆裁判所たる茶館へ引張つて行つて、

見物人一同の多數決を以て曲直を判ずる。そ

の時の茶代は負けた者が全部拂ふことになつ

て居る。しかし與太者同士慣れ合ひで良民に喧嘩を吹かけて金錢を強請することも多く、當局では喫講茶を嚴禁してゐる。

士斯 トースト (Toast)。

勝業 佛語。身口意の所作をすべて業といひ、勝業とは善果を目指す業。周作人に『勝業』

の一文あり、『談虎集』に收む。

堂信 南方にて料理店や茶館のボーイをいふ。

爐鏝 釜と鍋。

烏篷船 (『澤瀉集』より)

西陵 錢塘江の東岸に在り、今は西興といふ。

黒油 黒色の桐油。

定篷 固定して移動できない苫。

定船 船を停める。船の首尾に各一つの孔があつて竹竿をその中にとほして水底に突きさし

船を動かぬやうにする。

睡 寝そべること。

布業會館 紹興城内花巷に在り、内に芝居小屋などある盛り場。

海式 上海式の略。

貓兒戲 髦兒戲にも作る。少女劇の意。

川島君 紹興出身の文學者章矛塵、川島はその號。

談酒 (『澤瀉集』より)

這個年頭兒 もと北方の農夫が不作を嘆いた語、延いて時世を嘆く流行語となる。

我雖是京兆人 『故鄉的野菜』の冒頭を參照。

七斤公公 紹興附近で、子供の生れた時の體重を以て直ちにその名とすることは魯迅の小説『風波』の中に出てゐる。こゝもそれならん。

關夫子 芝居に出る關羽は眞赤な隈取を施す。

淨絲 廣東産の水煙草。

杞天之慮 杞憂に同じ。列子に見ゆ。

陶庵夢憶序 (『苦雨齋序跋文』より)

平伯 俞平伯のこと。現代の詩人、散文作家。

師爺 即ち幕友。民國以前、知縣以上の地方官は政治の助理員を聘用した。普通之を刑名。

錢穀の兩部に分ち、各々司法・財政を受持ち刑名師爺・錢穀師爺と稱した。之は聘任であつて屬官ではないから、主人たる官吏は賓客の禮を以て待つべきで、相見るときには老夫子といつて呼びかける。一般の通稱では師爺といふ。即ち先生様といふ意味。

錢店官 兩替屋の番頭。師爺と共に人事に對

して苛酷にして容赦しない職業。因みに紹興は錢店官と師爺の産地として有名で、紹興出身の文人學者にしても章實齋とか李越縯などの如く人の臧否を辛辣に議論して假借しないといふ風が多いのはそのせむだといはれる。最近では魯迅の筆鋒の鋭さは人の知る所であるが、それもそのせむだ、と魯迅の反對者は屢々憎まれ口を叩いた。

走遍天下找尋水滸傳脚色 陶菴夢憶卷七

「及時雨」に見える。今その一節を抜萃すれば、「……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苗壯婦人，尋妓

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髮，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個個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疑而行。」稱疑は守捉なり、軍校の名。

偉大的捕風（『看雲集』より）

天雨粟時夜哭的鬼

淮南子本經訓に「昔者

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とあり、高誘の注に「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也。」

潛艇即古之螺舟云々

近人馬敘倫の隨筆

中に見えたる説。

論八段文（『看雲集』より）

讀經

當時廣東の陳濟棠や湖南の何健が四書五

經を讀むことを獎勵し、南京政府も孔子祭を復活する等、全國的に讀經運動が盛んであつた。それへの皮肉である。讀經が八段文と共に人民の思想統一をはかるに甚だ便利な手段として歴代の爲政者によつて利用せられたことは、後章『關於焚書坑儒』を参照。

無情搭

四書の隣り合つた二章或は二句の中から各々一小部分を截り取つて、無理にひつつけて一つの題目にしたもの。

八部書

章太炎の高弟で著名の學者黃侃が北京大學の講義中に八部の書を掲げて、これ以外の本は狗の屁だ（一文の値打もないといふ意）といつたのは有名な話。八部とは、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文選。

梅碗華

名且梅蘭芳の字は碗華。

爛如泥的爛時文

清初の徐鑾胎（大椿）の『洄溪道情』中の『嘆時文』といふ八段文を鳥倒した曲の冒頭の文句は「讀書人，最不濟

。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とある。泥のやうにくたくたになつた滅茶苦茶な陳腐きはまる八段文。時文は八段文のこと。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云々 梁章鉅の『制義

叢話』卷二十四にいふ、「梁應來曰、四書文中

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即以

墨卷爲題仿其調作兩段以嘲之者、曰、「天地

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

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

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

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

思人時而用世、曷勿瞻駸座而登廊廟之朝廷。」

墨林架屋、今之所謂音調鏗鏘者、何以勝此。」

吳稚暉 國民政府の長老。口も筆もたつしや

で、國字問題などの文化運動には必ず一役買

つて出る、相當ちやらんばらんな處もある老

政客。

土八股・洋八股・黨八股 土八股は支那

本國産の八段文。洋八股は外國輸入の八段文、

つまり光緒の末年に科擧制度の廢止と共に土

八股は亡びたわけだが、その代りに西洋流の

策論を課した。黨八股は黨義なんといふ國民

黨用の八段文。上の命令に應じて一定の制

限規格に合ふやうに機械的に器用に答案を拵

へればよいといふやうな精神が亡びぬ限り、

その形式はいくらハイカラになつても八股は

依然として八股である。吳稚暉の語。

窗稿 八段文稽古の草稿。

草木蟲魚小引 (『看雲集』より)

嗟歎・永歌云々 詩序にいふ、「詩者志之所

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光祿寺 官名、禁中の司膳職。

兩株樹 (『看雲集』より)

不厄閏 蘇東坡の詩に「園中草木春無數、只

有黃楊厄閏年」とあり。

呆鳥 馬鹿・阿呆。水滸傳の李逵が常に口する

語で猥褻な意を含む。この「鳥」は Niau と
讀まずに Tiau と讀む。

稽山鏡水 會稽山と鏡湖。共に紹興に近い。

考亭 宋の朱熹のこと。彼は晚年建陽の考亭に
滄洲精舍を作つて學を講じた。

苜蓿 (『看雲集』より)

螺螄 田螺に似て小なるもの。

霉豆腐 豆腐の小塊を發酵せしめて鹽を加へ
たもの。

千張 霉千張、右に同じ。ユバに以てもつと厚
い。

叢這樣難喫、膽這樣難嘗 食叢・苔膽共
に越王句踐の故事。

苦茶隨筆小引 (『苦茶隨筆』より)

知堂說 (『知堂文集』より)

四知 「天知、地知、君知、我知。」後漢書楊震

(伯起)傳に見える語。

顏氏家訓 (『夜讀抄』より)

直齋 直齋書錄解題の著者陳振孫。

醉餘隨筆 『苦竹雜記』にこの書に關する隨感
が見られる。

周作人自述 (『周作人論』より)

光緒甲申 西曆に直せば一八八四年であるが

舊曆十二月の生れだから、實際は一八八五年
生れといふことになるわけ。

諷理思 エリス (Havelock Ellis)、英國現存

の思想家、文藝批評家。『性の心理』の名著が
最も有名。

弗洛伊特 フロイド (Sigmund Freud)、奧太

利の人、精神分析學の創始者。

關於焚書坑儒 (『苦竹雜記』より)

活該 自業自得、いゝ面の皮だ。北京の俗語。

四書味根錄 科擧時代に流行した受験用の四書
書の講義本。

談文 (『苦竹雜記』より)

一場胡塗 上海の俗語、滅茶苦茶、全部駄目
になる。北京語の亂七八糟と同じ。

再談文 (『苦竹雜記』より)

廣東新語 『苦茶雜記』中にこの書に關する隨
筆あり。

白沙 明の學者陳獻章、廣東新會の人。

不著一字儘得風流 二十四詩品の中「含蓄」
中の句。

文章の放蕩 (『苦竹雜記』より)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詩經鄘風の句。

亡國之音 樂記に「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凱沙諾伐 カザノヴァ (Casanova de Seingalt)

フランス十八世紀の人、至れるすきものにし
て、その有名な追憶記は明けばなしな戀の冒
険に終始してゐる。

許思曼 ヌイスマン (Huyssmans)。

格勒威耳 グレヴィル (Greville) 英國の有名
な日記作者。

拉忒勒耳 ラトレル (Luttrell)。

謨耳 (妥瑪謨耳) トマス・モア (Thomas
More)、『ニートピア』の著者。

洛及斯 ロヂャース (Rogers) 英國の詩人。

擺倫 バイロン (Lord Byron) 英國の詩人。

瓦安 ワトナー (Antoine Watteau)。

關於傳齊王 (『風雨談』より)

常談

『苦竹雜記』中に此書に關する隨筆あり。

同甫

宋の學者陳亮。

習齋

顏元の『顏氏學記』については『夜讀抄』の中に隨筆が收められてゐる。

字亦何與人事

書法の上手下手は人事と關係はない。たゞ奴俗氣があつてはならぬ。

風期

風格、風標の意ならん。

塵糟

不潔なこと、或は執拗にして人の氣をわるくさせる意。

混沌鑿矣

莊子に「南帝儻、北帝忽、謀報中帝渾沌之徳、以其無七竅、試爲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小細工を弄して眞を失ふことに喩ふ。

戴安道之子仲若

戴逵(安道)の子の願(仲若)が春日雙柑斗酒を携へたるを、人之に向

ひていづこへ行くぞと問ひしに、黃鸝の聲を聽きに往くと答へしと。父子ともに晉から宋にかけての隱士。雲仙雜記に見ゆ。

自己的文章 (『瓜豆集』より)

選學桐城

選學は文選派の駢文、桐城は桐城

派の古文。

一丁點兒

ほんの少し、ちよつぱり。

北京的茶食

松枝譯『北京の菓子』、昭和十一年八月山本書店發行。

法利養人

フアリサイ人(Farisee)。キリスト

時代に勢力のあつたユダヤ教の一派、形式主義に陥り偽善に傾く。キリストを磔殺したのはこの一派であつた。

性的心理

エリスの名著『性の心理研究』を指す。

妖精打架

『紅樓夢』に、バカ女中の傻大姐が

枕繪のはいつた香囊を拾つてそれをお化けが喧嘩をしてゐる繪だと思ふ話がある。エリスの『性の心理』を指す。

(松枝茂夫)

昭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四年四月廿五日發行
昭和十六年三月一日再刷

錢拾八金價定 (㊦)

錢九金料送

發
行
者
兼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

田 中 慶 太 郎

印
刷
者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三四番地

高 田 壬 午 郎

印
刷
所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三四番地

株 式 會 社 開 明 堂

發
行
所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

文 求 堂

振替口座東京二一八番

